

周易時論合編

周易時論合編卷之四

皖桐方孔炤潛夫論述

剝
三三三
復

章本清曰。艮止震動於離。上下為啗。貴艮止震動於坤。上下為剝。復離之一陰。坤之機乎。初之不遠。即上之不食。一上下而異耳。剝曰順而止之。復曰動而以順行。君子於陰陽消息之間。未嘗一毫不以順也。釋曰。一貴陽也。一者貴也。母從子也。宜曰人

心不爲剝亡。不爲復存。機有往來。體無增減。易曰。聖人懼否而尤懼泰。懼剝而尤懼復。復者還也。病既愈之曰還。病愈而又還之曰死。天下之病愈于復。天下之人死于復也。故申否而係之曰亡者。保其存者也。則知存者之不保亡矣。申復而係之曰知之未嘗復行也。則知又有復之害復者矣。否終則喜以傾否。復終則凶以迷復。以其否故傾否。復故迷復也。天下皆歸命于泰。終之曰城。復于隍。天下皆待盡于剝。終之曰碩。果不食。此慮君子之力未必蕩邪。亦度小人之才不能滅正也。夫處否剝則君子其完。處泰復則君子必鏤。否剝之世必得君子。泰復之世

必失君子。否剝之世。小人用事。而君子逃責。泰復之世。君子乘權。小人抵巇也。聖人觀世。危泰而徵復。是故殷道之泰。終于帝乙。乙而後无泰。是泰之危也。孔門之復。幾于顏子。顏子而外无復。是復之微也。易簡錄曰。克己之克者。以爛入手。復禮之復者。以反得力。潛老夫曰。是六貞悔之第三輪首。而三其十二之中輪首也。世之治亂。心之危微。於此乎消息焉。人能自反。知真心。有必不喪盡者。見天地心。間不容髮。此在凡不滅。在聖不增者也。今人但恃天地之心。本无增減。便自任放。此則至日牢關。實未嘗合符。亦未嘗棄繻耳。未復而迷。與守此關前句食者。其迷。

復之凶一也。智曰：是辟中特主之顛復消息也。圖圖介于于中。以伏午中之夫姤。天根係復。實在剝也。全體良震而順其行止者也。聖人知无在无不在之大本。而必于此際扼其幾焉。剝復疊爲謙豫。此方圖坤已之用南也。乾在坤中。卽逆是順矣。

三三三 山地剝

全口剝。从刀从木从八。謂刀削木上之爛也。許慎从刀彖言彖。彖割剝也。鬪唇聲。郝解曰：文勝必敵。背飾剝褫。故受剝也。剝者殺牲體解之名。故爻象爲牀。牀几案也。因有膚魚果核陳設之象。自噬以來皆殺也。賁雖文而虎賁用事。白賁在山。王侯不能

下時事可知。是以剝也。智曰：剝爛然後復反。仁爛乃生。天行九
月。萬物剝落。成坤而復。震艮合離。又合坤。火轉土中。全妙。坤藏
剝不利有攸往。

一曰：一陽孤存。羣陰極盛。故觀象即順止矣。不往非絕世之謂。
謹身晦迹。孫言待會。不惟免于剝。轉剝爲復之道。自寓矣。潛老
夫曰：此太陰自合之卦。君子以安夜氣之宅焉。

彖曰剝剝也。

郭京作剝剝落也。

柔變剛也。

一曰：因消息剝落之時。而以刀剝之名釋之也。曰柔變剛。使人
毛聳。否言匪人。言不利君子貞。則名義尚存。剝則名義蕩然。杜

門投老尚恐爲人踪跡。宜曰。剝從乾變。故曰變剛。夫之名正言順。則曰剛決柔矣。小人謀君子。妻非浸潤。使之日消月蝕。故曰變。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宜曰。君子包于姤。嘉于遯。休于否。大觀于觀。以五君位。君心未剝。道猶可行。剝至五。不利攸往矣。順止如夜靜。以俟晝。冬安以俟春。非以冬與夜爲不可往。而遂逃也。省觀曰觀象。隨入自得。怨尤兩泯。順止顯于外。曰觀象。順動涵于中。曰見心。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宜曰陰起于地上爲山。卦互皆坤。地氣多山。特附之耳。此大學問。賢當厚惠。不獨君當錫民也。故以上下言。意曰。白賁之上得志。惟厚下學以安之。知彌高。行彌下。剝落枝葉。所以歸根也。老子曰。高以下爲基。正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百姓者。君子之地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荀爽蔑作滅无凶字 變震爲頤

京山虛舟以蔑斷句。一奇偶載爲牀。初爲足以足蔑。言牀足剝落不見也。陽受剝而守此。其凶可知。牀下足。其面辨。卽平也。尚

書平章平秩史記作便索隱云今文尚書曰辨故知平辨聲通
辨上則人于瞻曰君子于小人不疾其有丘山之惡而幸其有
毛髮之善故紉足及辨猶未爲凶至蔑貞則凶此與荀慈明解
合羽南曰兩言蔑貞善小人之敢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幼清曰先從下剝漸及于上。以此闢其蔑貞。

六二剝牀以辨

古作分

蔑貞凶

變坎爲象

積變損應爻

孔仲達云謂牀分辨之處。程子曰牀之幹也。吾固知剝人者之
凶。必无異于受剝者之凶。而又重言之者。傷之深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丘行可云與應也。切清曰。至三始有應與。蓋傷有與之不早。而僅能存一陽也。

六三剝之无咎

陸无之字。變重。艮。積變大畜。

集曰。成坤而與上應。无咎。陽之心。故特異其詞。程子云。如東漢之呂彊是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詁曰。所失者。上下之陰也。坤以喪朋而有慶。剝以失上下而得无咎。聖人憐其係戀同類。故斷以勸之。

六四剝牀以膚

京房本作凶

變離為奇 孟謂祭器 積變火有

崔憬曰。膚。薦席也。郝解曰。牀上之具有膚。魚果焉。切割肉也。四

寸曰膚。良手坤釜柄有切肉之象。无宰割之才。依无足之牀。如

四寸无骨之膚。有糜爛塗地而已。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切近災甚。壯其危耳。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變巽為觀 積 變乾 乾宮世

胡廷芳曰。聖人于觀四。別取觀國義。于剝五。又取率羣陰以受

制于陽為利焉。其扶陽抑陰之意。每如此。郝解曰。魚。陰物也。禮

魚十五爲俎。在林之象。貫者穿之。春秋傳曰。梁亡魚爛而亡。由中也。五位本龍。龍今爲魚。柔變剛也。五位朝廷禮法之所。而以寵宮人。卽漢唐宋末年播遷。惟左右宮妾相隨耳。宜曰。變異爲魚。下連數巽爲貫魚。陰尊象。下象。宮人寵者。五上陰陽交也。三以身應而失上下。且許无咎。五尊位力大。率羣陰以聽于陽。自許其利矣。以暗爲君子之心。託爲二小人之策。此正厚下處丘行可云。趣畜臣妾。則教陽以制陰之道。權猶在陽。以宮人寵。則教陰以從陽之道。權全在陰。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子瞻曰：聖人教人，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如責之以必无，則彼有不從而已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

京作德重，作德卑。

小人剝廬。

變鼎。

何玄子之師曰：碩果不食，此君子之秋也。所謂一不爲少，夫觀有二君子焉，洛蜀牛李之黨，所自起也。五之見消，未必非此。仲虎曰：君子守道固窮，人亦无如之何。或曰：民之望也，不可殺。或曰：不足殺，及乎事成，又不可得而殺。是以常在天。若祐晉，則爲謝安之止桓溫，而天下皆得所載。天不祐漢，則爲王允之死。于催汜而小人亦相隨亡。故此爻不言吉凶。筮曰：召平董公四皓。

魯兩生之徒。士不以秦而賤。伏生。淳丘伯。經不以秦而亡。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變。宜曰。天地元陽。終无可滅。純陰卽純陽之蘊也。剝至上。將爲坤。卽上九亦變爲陰。不食云者。渾身藏于坤六之中。人見以爲變。而陽正于此。完固。辟之果爛。卽仁獨存。君子尚盈虛消息。惟是順止。守在中之陽耳。易簡錄曰。剝言碩者。欲人知感通。前蚤有一步寂然不動安止之聖功也。元公曰。萬物以天爲廬。无天何覆乎。君子民之天也。玄同曰。天地皆生。生之氣終不可剝。故冰雪中有生物。沍寒時有晚芳。人卽陷溺。夜氣常存。皆此不食者留之。在象則艮之陽果陰虛。陽大爲禎。

剝從乾變。上九爲不變之命根。碩果卽乾象也。五陰載一陽爲
輿。一陽覆五陰爲廬。復爲天根。以一陽也。在剝卽爲碩果。信知
此樹之果卽他樹之根。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宜曰：得輿自不食來。民所載者在亂思治，匪風下泉，所以居變
風之終。剝廬自小人長來，終而後知不可用。吁！晚已。艮爲宮門。
小人不足以當之。故變文言廬者，殿中直舍也。厚下是教君子
容小人。剝廬是戒人害君子。委曲扶抑之意。兒易曰：獨陽居上
必至于剝。獨陽居下，猶可以復。故世道之喪，皆由有君无臣。吾

道不已所恃賢人在野也。象正曰剝爛也。時之已過君子不能留也。君子失于君。順而求之。民小人失于民。逆而求之。君故坤者君子之輿。剝者小人之廬也。惠曰。徐穉子胤袁閔鄭玄孫期任旌。胡昭華秋司空圖。賊皆不犯其廬。民且依之以免。豈非忠信爲輿耶。君子有此安宅。何處不可盤根。

時論曰。聖人未嘗憂剝而憂姤。遊至否則曰。大人亨。觀則崇以安廟。剝則奉以輿廬。曰。小人何能剝君子乎。君子觀象尚天行矣。陽如不消。陰必不得長。无如消息盈虛有天存焉。窮上反下勢有必然。上以厚下安宅。理所素定。君子順于剝而不違。亦止。

于剝而勿動。何也。上下分定。厚安之情。仍在君子不在小人也。意曰。陽雖微。猶爲民心所共載。陰雖盛。猶必托陽而後安。小人无日不薄君子。然不肯自奪其所厚。亦无日不危君子。然不肯自墮其所安。墻高基下。雖得必傾。皮去毛空。无號何地。小人道中原未有厚安之一術。不得不歸附于君子。曰。吾且順時而止。之消自有息時。虛自有盈時。天行固然。不遠將復矣。姑爲小人謀焉。可乎。三者應上艮。分定隨緣。既亦不棘也。三曰。吾從衆人。黨邪害正。然取滅亡。吾內失初二。外失四五。翻然自斷。无貨列之咎矣。君子豈遂汨汨耶。小人卽多。不多于民。對小人則君子

孤對民則小人更孤。民之所載。君子得輿。民之所去。小人剝廬。何也。厚安坤道。君子載之。乾留碩果。豈惟人不得而食之。抑且歸根復命。含實滋芽。長造化以無窮之福矣。小人之得時也。不過男女飲食。牀第屋廬。交相比附。爲用耳。從來傾危濁亂。巧通植根。艷妻媼處。寺人之令。極其機算。利蘊孽生。卒未有不覆敗者。蔑貞之凶。彼輩自身受之。說文曰。人勞則蔑。然君子勞耶。民勞耶。小人勞耶。君子以其下而蔑之。則君子之失也。小人之滅君子。亦必先從其下滅之。則小人之得也。君子而未有與。則其勢衰。小人而未有與。則態亦善變矣。詩言生男寢牀。室家君王。

生女寢地酒食是議。牀也者陰陽之所分也。牀以足。元龜宅也。牀以辨。納婦宅也。牀以膚。碩鼠宅也。牀之屢剝。宅甚不安。桑扈淫瀆。貪嗜莫厭。情狀盡矣。切近之災。玉石焚矣。五而闚觀。有貫魚之道焉。子瞻曰。寵均則勢分。害淺。用陰順陰。用陰止陰。安天下如宮人之宅。終无尤也。不利攸往。藏其果也。輿卽宅矣。小人待君子而化。君子亦以小人爲藥。山附于地。乃以厚安。學必剝爛。乃能復反。危哉微哉。

智曰。人止于復言學問。豈知不剝不復之旨。耳。來。剝傳曰。爛也。反也。善于圖。適碩鼠之仁。浸長其乾。元之翰者也。仁必克。

核而芽出反生則仁爛矣發而參天全樹皆仁豈非顯諸仁乎。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心。邵子曰寒變物之情目之曰天根。風雪冰霜乃以落葉反本而忍其仁焉。塞兩間之盛德大業。此天地之果也。具此仁元中矣。剝象但著上下。其旨精哉。宅廬本安。牀輿自在。觀象知幾。順止貴乎厚下。故君子以世變阨難爲天地霜雪之恩。

三三三
地 雷 復

全曰復古文从囧。从久。天與日月同度也。許慎曰復往來也。何安曰歸本曰回。智按復之爲聲。羽風旋宮之轉入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京房作朋來

反復其道

古一作反覆

七日來復利

有攸往

集曰朱子云發生惟此一陽位有消長取陽之消處便是陰故一陽謂之復言本來也。一陰謂之姤言偶過也。意曰周子以利貞爲誠之復。伊川就動處言復復爲貞下之元是復卽元元卽亨矣。出者剛長來者剛反臨泰諸陽皆朋也漸而不遠自无疾

咎矣。七日者主陽而周爻度也。智按貫此混關之往來。无非一
在二中之旋四倍八也。參其旋四爲十二。斯十二宮十二舍。十
二時。十二月。十二爻。十二會。皆是也。舉其半爲六爻。而周復之
則爲七。隨人就爻就日就月。何不可乎。隔坤六爻成七。猶倒剝
六爻成七也。自子至午成七。猶姤月至復月爲七也。隨以他一
端徵之。建破以七日。裏黃道日行七舍。醫以七日傳經。十二經
與時轉。自心午至膽子。亦七也。熊南沙曰。抱一者。用四十九日
而聖胎成。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鬼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鬼絕。此
來復之數。陰陽之極也。或曰。復在蠱七卦之後。屢在巽七卦之

先既濟在巽七卦之後。皆曰七日。亦一端耳。今或執爻則訛曰。執日則笑。歲執心而病。冬至之說者。皆未悟无往非表法也。六月之息游此七篇。二指四顧。周行七步。曾知之乎。元會與呼吸一也。交輪之幾。惟時日律曆。始能細剖。故以冬至象焉。誠通會之天地之心。即吾心矣。知陽統陰。陽者出入朋來。自无疾咎。而來往皆利矣。正曰。日月紀象。星辰紀歲。紀歲則曰七歲。猶紀月之爲七日也。歲候七十二。體用交積相乘之爻。三萬一千一百四。以七歲之辰除之。餘分律益五百十一。而日分乃盡。故七日之積分。與七歲之積辰。正相值也。不得半年爲六爻六日。亦不

碍六十卦一爻當一日也亦不得月分七日爲四分之一也象
言舉大槩耳。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一曰窮上反下。消息本然復見其端而治亂理欲之幾於此徵
焉。故聖人志喜耳。象旨據古讀剛反動爲句。隅通曰。植物根先
生。動物首先生。其生皆反。故取象于小成之震。曰反生于大成
之復。曰剛反。反卽是動。以順行。斯无疾咎。天行也。見无不復之
陽。亦无驟長之陽。見曰。出入是陽氣得出而轉入。不肯一往遽
出也。藏之極固。然後發之始暢。故无疾。草木之甲乙。折轉而向

下反生是其入之驗也。朋者坤也。朋來謂陰此時正盛而陽宜安養于下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意曰：反而復其故道，即能反復。知天行之所以然，復之天行猶剝之尚天行也。知此即知乾之不息矣。神曰：七日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冬至子半，水冷木枯，便是水溫木發之機。乾盡剝復，皆曰天行。天干始于甲，甲胎于子。先甲三日爲辛，克木也。後甲三日爲丁，克金也。克盡始生，其幾至微。故曰克已復禮，或修金剛，或修木炁，直以專復致之耳。曰：五行尊火，天七所以用。

二。兩問七曜貴日。自是至理。全曰。剛反是方復之初。剛長是已。復之後。泰言往來。而復止言來。微陽安靜。不與陰爭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邵子文曰。儒見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于動而生物哉。見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于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則曰。无心。噫。一歸于无。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无動靜言。未嘗有无動靜。亦未嘗離乎有无動靜者也。故于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

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慈湖曰。天地之間。何物。何事。何理。非天地之心。明者無俟言矣。啓從其端。則于窮上反下。復生見之。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來。歸于何處。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三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可二乎。宜曰。因質論以教人。則不妨二之三之。皆天地之心也。張子曰。復言天地之心。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微情顯。正曰。情兩心獨。惟精惟一。蓋言獨也。宗一曰。人心者。一之顯。諸仁也。故危而察上。察下。道心者。一之藏。諸用也。故微而不睹。不聞。危微剝復。皆

天地之心。卽人之心。而必于復見之。揆曰剛柔皆天地之心。而剛反則見天地之心。動靜皆天地之心。而動以順行。則見天地之心。藏一曰一念知反。頌還本來。是爲獨陽无陰。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集曰先天坤震在下。陽氣亥子爲端。此首啣尾處也。以坤闔戶。伏巽商旅用震陽之至日。至者陰陽氣之極至也。始至也。近溪曰雷潛地中。卽陽復身內。幾希隱約。本難以情求智索也。商旅行者欲有所得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也。不行不省。情忘識泯。人盡天完而復純矣。淇澳曰。人以復封禪。以爲冬夏兩時。不知

正一時也。一陽之藏，便是一陰之遇。聖人于陽之藏，欲其善藏。于陰之遇，欲其善遇。禮云：樂由陽來，禮由陰作。收斂便是復禮。以此固陽節，以此遇陰，是一念非二念也。正曰：閉關反照，出入自知。象魏布和，乃告以時。元公曰：后乃心王也。閉關全一。六用不行，揆曰：致知曰夢覺關。誠意曰人鬼關。曰：人者，天地之心。閉者，天地之關。過關然後知之，過小關則知大關矣。天地之心隨舉，卽是萬古皆冬至。轍環皆靜坐矣。莊子曰：靜非靜也。善固靜也。輔嗣所謂靜非對動者也。閉關以養陽，而闔坤正所以閉關來復入與天俱。既復出與天遊，淵默雷聲，何往而非天乎。

必過小關始知大關既過大關重立細關與天下安其出入即謂之無關可也。辟之冬至爲一周則知元會爲一大周又何核一月五候之細分日夜與民中日作夜息之節邪。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

祗音支適也王肅作禔云妥也九家易作多音支又作鼓與多同

元吉

變純坤

坤宮世

宜曰復初即乾曰貞而元无斷續也方窮于上即返于下曰不遠復。張子由剝之與復不容線適盡即生更无先後之次。一歲則轉闢于子月而月月有陽一日則轉闢于子時而時時有陽在轉闢處見此一陽爲主而形色皆天矣。郝解曰聖入寂感順

應心本无心。于何有悔。是謂元吉。恒人之復生于悔。於是有但
悔終不復者。一之休復。悔而復也。二之頻復。悔不勝復矣。敬仲
曰。意起爲過。不繼爲復。人心自善。自神自明。應酬交錯。如鑑中
萬象。鑑不動而萬象森然。意起卽過矣。微過卽覺。覺卽泯然无
際。如氣消空。不可致詰。是謂不遠復。象正曰。初爲復之坤。書曰
若有疾。惟民其畢。弃咎。疾者君子所不自解免也。病加于小愈。
禍生于寇去。故坤而復。君子致慎。復而坤。君子致順。順者天地
之序也。顏子退然以克復請事。則知无過不怒之難也。雷奮于
地。日食于天。蓋時數而有之也。必曰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恐顏

子自謂未能。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近溪曰。反身而求。鞭鞭在肉。方復得來。元公曰。以法爲身。寧有去來。妄求玄妙。去之愈遠。郝解曰。聖道以修身復禮爲本。所以化民成俗。維世立極。豈墮泡影。悖倫之已甚耶。意曰。大學有所然。懍等以。身指之。蓋以心治身。卽以身治心也。智曰。心其天地。卽身其天地矣。

六二休復吉

變兌爲臨
積變師

筮曰。不遠復合下。卽是仁體。顏子當之。曾子親炙其虛而不校。

之學亦進于仁。休復下仁者也。文中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仁。溯
曰。二爻論陰陽。則陰將退。陽不勞而已克禮復矣。爻曰休。贊曰
下仁。休則自復。下仁則天下之歸仁也。六十四卦。惟此稱仁。知
復者仁也。仁遠乎哉。休矣。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王肅曰。下附于仁。就象言也。意曰。知大本則全樹皆仁。而休息
于震動之中。正以能下。乃見仁耳。

六三。頻復。

古作頻復。鄭玄作
早當是聲感之聲。

厲无咎。

變離爲明夷
積變升。

宜曰。許慎云。頻。水涯也。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有躊躇煩燥

之意故其象爲數爲急爲速。三所謂日月至者。惟一之學何待
煩邪。二是從容休心者。三是急跡致力者。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一一曰聖人恐人徃頻復无咎。故以厲呼而震醒其義焉。

六四中行獨復

變重震 積
變恒 應爻

一曰中雖以五陰之中。與三四之中取象實則以應初。而著其
行解相應爲時中也。獨者離人離已而立于獨也。中行從道之
獨。則合天下爲大獨者也。世有但倚无心圓應。而遂忽畧行履
者。豈聖人所許中行哉。邵氏曰。坤復之間有大極。天地之中心

也復之初九。又爲中之中者也。夫復之一卦。獨有六四。下應初九。蓋自中而行者也。象正曰。易之言中行者四。其二則皆遷善。改過也。益之三四是也。三以改過用凶而有孚。四以遷善從公而利用。皆以中行歸之。泰之九二。乘其四德以尚中行。而此以中行獨復稱。復者自知之道也。有善而自知。遷不以人。遷有不善而自知。改不以人。改顏子庶乎此也。熊魚山曰。惟獨不可離。又曰。不特聲希味淡爲獨。帥木禽魚。參伍耳目之官。皆其獨之地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意曰。見天地之心。是見獨也。出入朋來。无疾咎者。是中行也。豈舍初之修身。別有道哉。智曰。昨美俱忘。遠近皆泯。四當思位。乾不息于坤中。舍身從道。是從心不踰之大順也。

六五敦復无悔

變坎為屯
積變大過

一曰復當五位。全地是天。安土敦仁。以黃中通天之理者也。初所謂无祇悔者。五直已无悔矣。五為正中。上則窮上為閏位。反而復復而反。故著凶焉。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敬仲曰。中以自成。无俟行而自成也。考成也。宜曰復重初心。而

猶以中道爲至。純坤之中。自考所以獨復道。至神聖。亦不廢克已復禮之言。故于四五致意焉。

上六述復凶有災眚

鄭災作裁陸作災本一字

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

變長爲頤

至五而復道成矣。上窮必反剝。則忘其震主。失其本初。故凶。坤衆乘震行師之象。國坤象。陰極反剝。大敗象。君指初九。震爲帝也。由復五陰歷剝五陰。遇艮陽上止。不剝。爲十年不克征之象。十者地數之終也。意曰。賢智之過。執總殺以掃天下之學問。是爲迷復之凶。故知先述後得主。則用述以爲藥。若執迷而終。則

言動卽不動者。尤爲此世之災眚。卽恃无妄而橫行。亦爲眚矣。並其初心之作主者。皆成鹵莽傲悍之凶眚者。目不明。貴自知也。近溪曰。是在復而迷。不是終迷。不復終迷。尙有復時。在復而迷。則侮聖任智。明發義理之不恤。故凶。十年則終有可復之日。一陽漸進。以至于夫。則決而成乾。此上六復之日也。導曰。由初觀上。于復爲遠。大惑終身。亦物理也。淇澳曰。恒自以爲迷。退藏之極也。凶有災眚。迷之慮也。此自別提耳。終與聖人語氣不洽。必執此論以倣毒鼓。亦迷復也。玄同曰。二氣乘除。不極不止。復至上而五居坤土。坤衆皆消于暗中。肖師无將。故有敗凶。終

有者馴致乃見也。青宜象離。歷考彖爻皆震由吉凶悔吝生乎動。故青也。災亦震者。上變卽離。水火相因故也。世无不止之動。頤動而止。故上吉。復動而不止。故上凶。心爲天君。未復貴反。復則不可反。傳于剝上曰民載。指衆陰之爲民。復上曰君道表一陽之爲君扶抑之意嚴矣。剝復皆天行也。道之廢興皆天命也。然易爲君子謀耳。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晉筮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正謂上變肖頤。肖離。南國蹇中其目。正指上爻也。游吉料楚引復之頤曰迷復凶。楚子將死矣。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意曰窮上之迷復未嘗不亢高自是曆越帝王然正以其反君道而用屠勦濺血之師徒凶青耳故繼之以无妄大畜。

特論曰。一陽而已。陽分其餘爲陰而役之。自往自來。自入自出。復周其所從來。故謂之復不得已而以時運之。周天象之周。微之帝出乎震氣先入于坤。天克地而又週于地者也。六曜行多遲疾而太陽出入无疾也。冬至行一度多。漸減以及夏至而漸增。反復如之。通觀何遲疾乎。呼吸亦然。心豈有呼吸遲疾乎。陽氣本自如此。特不可見耳。以顯知隱。復之出入可知矣。坤喪東北之朋。得西南之朋。至于復而其朋借來。觀帝出之圖。則乾坎

艮之朋來。轉月卦之輪。則臨泰壯。夫乾之朋來。可以知樂朋之
无咎矣。十二纏次。黃赤反復。舉半言六。該之于爻。故稱其周必
言七焉。自太極而上。名其卦。亦七層也。六爻加用。亦七也。閏也。
琴藏閏于中。徽亦七也。邵子曰。天見乎南而潛于北。極于六而
餘于七。以用三成六而加餘分。故有七也。六限之開七分是矣。
時約于午。月卦姤復數七皆然。不月而日者。尊陽也。此天地生
成之表法乎。其所以然。誰見之乎。孫淇澳謂康節子半。猶言用
始。不知體始。然不知至體无體。其始不可見。若有卽是无。則處
處是始。故曰天地无心。以中爲心。何在非中。而必徵其幾焉。乃

於此親見之耳。玄中首曰。陽氣潛萌。黃鍾之宮。信无不在其中。而以周準復子之半也。冲氣之起也。順而弗動。不見也。動而不順。弗見也。見天地之心。聖人自見其心也。先王養微陽于天下。則閉關商旅不行。后養微陽于一身。則不省方矣。天道見于表。法通知觀玩者。卽此順其天理。猶岐象數虛无而二心。豈能自見其心。卽天地之心哉。夫子心其天地而傳顏子。一日卽七日也。出入朋來。自所有事。震坤反復。初四相從。可无請事。朋剛反者。復以前事。剛長者。復以後事。頓漸不相壞也。初修其身。四見其獨。二下其仁。五中自考。三厲其義。上反其君。皆修身之所以。

體元也。中行不泥。元吉无冰。其則不遠。獨出羣陰。自心相應。中
以爲行。此從道者之所。以還元也。坤震以內。爲臨爲夷。如否五
之休。從四而往。復二之休。從初而上。上能下仁。所以剛長也。三
雖頻復。亦覺頻失。其中夷晦。亦不可疾。日至月至。復義亦力矣。
震坤以外。爲屯爲頤。安五之土。敦二之仁。同初无悔。比四中行。
經綸小物。復之君也。全體肖震。上變爲頤。動極顛拂。執坤之迷。
先迷則可。執迷則凶。不知不戰。服人而酷師以逞。國喪君危。必
矣。无妄之藥不可試。而毒藥可飲食乎。惟初惟中。仁禮天下也。
智曰。此潛龍冰霜勿用之用也。論從心之極。則身何待跛挈。

乎。而聖人與百姓同此過日。招天下之朋來。故時時列冬至之關焉。中行之獨藏此萬古。狹路無門。必一翻身。黃宮真宅。豈戀窟乎。故曰復以自知。曰復小而辨于物。不貴顛預大語也。

畜伏萃疊。遜故多識者。必積聚。皆疾也。皆藥也。言无妄。卽可以剝爛矣。言大畜。卽可以復反矣。

三三 天雷无妄

止菴謂妄从亡。剛古女字也。人在用內而亡去。乃心不在神明之舍也。智按亡古廡字。通爲有無之无。存亡之亡。其義則傳舍也。心動而交物則妄生。故莫妄于見女。此固鉛汞陰陽之物理。而天人剝復之危微。見於此矣。震艮从地而必從天者。剝復皆天行也。所貴處乎剝復之中者。无妄而大畜也。天人本无妄也。所貴適乎天人之間者。正用之而无肯也。

无妄

史記作无妄康成子雍皆云妄猶望

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傳曰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易簡錄曰。復小而辨于物。此是坤道靜翕主人。剛自外來而爲主乎內。此是乾道動直主人。其匪正者生于有眚。病目視之。若有也。筮曰。捭月生華。原非實事。若因有所動。是无妄之中自生妄也。玄同曰。其食悅色好生惡死。人與禽獸同者。陰靈也。四端五常。油然勃然。人與禽獸異者。以陽光用其陰靈也。陰靈隨其生質。而陽光統此陰陽。正用卽得知。乃无眚。古合道心。人心論執中。而後士但標兩无以破執。於是任之。則无妄以眚而災矣。古德云。莫道无

心云是道无。心猶隔一重關。野同錄曰。大畜時也。无妄災也。有妄不得謂之災。无妄故謂之災耳。復上以災肯信執迷之凶。无妄之象。專提有肯。蓋災不碍正道。而肯自豈云知天。今知動以天者之无妄。曾知恃天動者之爲妄乎。曾知舍人而求天者之爲妄乎。不言日用之何以得正。不言使天下之何以各正。但曰人卽天也。妄卽誠也。則堅錐之流。反奪正人之席。漫汗之語。卽肯天下而成橫災矣。故惟大畜以學問而後時措之宜。智曰。專論至體。非真妄所可言也。必無離日用之體。惟正用之。乃无肯耳。宗一曰。繼父者必孝子。是謂明善。是謂正用。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乎內動而健

舉正作愈健

剛中而應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

不祐

釋文作佑
馬作右

行矣哉

慈湖曰道心无内外。外心即內心。惟人心馳逐。始設内外之詞。覺則復而為主于內。不覺則放而為客于外。邇曰震初即乾。從坤索得。故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有為主者。非以內為主也。剛來于內。方可以往于外。天行有剝有復。天命有正无邪。彰彊好善之公。正是理數之一切見成。必謹言之。而專標於穆。則必以青為无妄。而放行矣。訂曰。人之妄也。傲以天而不懼。故震之。

東方情怒天之變象也。震夷伯之廟以戒展氏之慝。啓金縢之書以彰周公之德。非徒此也。君子誦无妄之詞。碎訇駐耳。中庸之不睹不聞。皆雷行也。曰通晝夜而知天地之雷聲。有何

內外乎。通知而與天下正用之。則无內外而不破分。內外內也。地靜則蟄。天動則啓。蟄則爲復。動則无妄。不明乎此。安能免

青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詰云雷行物與斷句。物之蟄者。无不從雷驚起。雷无私。震物无私。與先王茂對天時。養育萬物。无私而已。胡且曰物物相與。以

應雷行茂對時。卽時措時出也。洋洋優優。三重寡過。皆育物也。
郝解曰。莊生以儻忽喻人心。亦雷行之義。急迫則真性發見。宴
安則迷失本初。乍見孺子入井乎。計及妻妾宮室乎。復則自知
妄不妄矣。无妄所以象雷行也。

初九无妄往吉

變坤
爲否

宜曰。无内外中。内爲外主。剛來于内。故可往外。初所以吉。无二
念也。人以營魄載神明。神内伏而六鑿之牖外受。是以動與青
俱。聖人隨動。無非道心。君子擇執。用其初念。悖之反覆。併初心
亦不可用矣。筮曰。剛實也。當位也。不係應也。初九三者皆全矣。

九五九四有其二。六二上九有其一。三以比于二四。如人上有
巖師。下有良友。雖中材可進于善。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曰得志者自得其所之正也。直心而行。不失其初。得無所
得矣。此豈震世動華。所可勝其志哉。

六二不耕獲

陸云或依注作不耕而獲下亦然

不菑畲

禮記此下有畲字

則利有攸往

變

爲使積

變必

郝解曰。隨寓自適。可食不必耕。可藝不必田。爲不耕獲不菑畲
之象。彼偏用之者。樹下一宿。日中一食。皆君親棄常業以爲施。

拾是毫釐千里之青。无妄之藥不可嘗試。正以此宜曰。此非不
耕苗也。盡日用之所當爲。卽謂之前念不生。後念不起矣。无獲
與畚之心。一似併耕苗原。不曾有耳。易簡錄曰。不耕獲。透過功
利關。行人得牛。透過災禍關。勿藥有喜。透過生死關。初之往古。
三關俱不待言矣。象震于稼爲反生。中互風雷之益。乃觀象以
製耒耜者。見艮手震足。胼胝在田位。耕獲象。肖離火焚牛耕苗。
畚象。田一歲曰苗。三歲曰畚。子瞻曰。不必克操爲蚓也。于義可
獲。不必其所耕于道。可畚。不必其所苗。不害其爲正。而可以通
天下之情。玄子曰。不方耕而卽望其有獲也。不方苗而卽望成

其畜也。農最樸。民農之業爲本業。以其无妄心也。故以爲象。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萃正作求富也

一曰恒情以自有爲獲。以私分爲田。是富之也。六二虛中不滯。滯然屢空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變離同人積變姤

宜曰失牛非妄。不知得于行人而必責之邑人。乃爲大妄。是爲不妄之妄。奎曰无妄致災以繫也。繫雖正而亦妄。得非真得。失則真失矣。災取離。牛亦象離。艮鼻巽繩繫牛象。上爻乾健行曰行人。二爻坤安土曰邑人。敬仲曰三非邪。特未能不任意耳。无

得則无失覺則六通矣。三二曰无所得者入空入有之方便也。執此以爲不失乎。更是一肯。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智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進而至于得之失之。進而至于无得无失。而仍不妨于楚人得失也。聖人之道貴使行人邑人各安其所而已。得者災者各因以雷行其无妄矣。履曰劉寬。劉虞。朱冲王延皆解牛與人。真忘得失乎。猶以爲名乎。

九四可貞无咎。

變異爲益
積變異

宜曰初爻動于天二近初四應初猶之爲无妄也。象正曰謂可。

貞似猶有不奇者焉。而後可之。可之。謂不利往而利往者也。號之。
會。楚人將以穆叔爲戮。樂王卨求貨于穆叔。叔曰。諸侯之會。衛
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翼之會。晉
人執昭子。范鞅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盍矣。吏人
請其吠犬。將去殺而享之。是亦一道也。臧會竊龜而卜曰。僭吉。
穆子夢魘而旦號。豎牛。是妄吉妄凶也。然固有其吉凶者。龜牛
馮之。不知其固有而益以未始有。故臧會有其妄吉。穆子有其
妄凶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孟子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正曰。一貞也。易慎用之曰。利貞。曰。小利貞。曰。利女貞。利艱貞。利幽人之貞。利武人之貞。利君子貞。不利君子貞。貞非君子不能也。而猶有利不利焉。故曰。可貞亦聖人之所慎與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變離 噬嗑
積變益 巽世

遯曰。周公之不智。孔子之黨君。妄卽不妄矣。慈湖曰。五中也。意或微動而過差。此疾旣小。不藥自愈。如加藥焉。其病滋甚。故不可試。若治此疾。則于意上生意。疾中加疾。此蒙養聖功也。孔子哭舊館人而脫駮。非過于哀乎。孔子不加藥焉。子貢不知也。

坎心痛曰疾。艮石震木巽草曰藥。乾健則勿藥。喜象附見野同。錄曰克類致盡。心爲病根。有心是疾。无心亦邪。掃天地而還混沌。混沌亦大疾也。以自然爲天而任之天。亦是疾矣。聖人盡而又盡。故曰有餘不敢盡。既已爲此時之人矣。有必不免者。有可以免者。有與人言免而免者。貴善用之則正矣。豈曰皆免皆不免。而執本自不動之急口。以荒忽之乎。如以爲疾。寧害明倫好學之疾。輟環韋編。至老不休。卽此飲食。卽此爲藥。卽此爲勿藥。豈矜其禁方。而比屋嘗試乎。智曰老子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室中臥榻。可以互參。此一勿藥之藥。惟善用藥。善辨藥。善製

藥者知之不可試。非謂廢其藥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玄子曰告子之冥悍不思。偏直公之遺棄世故。皆妄試藥者也。

上九无妄行有青无攸利。

變兌
為隨

野同錄曰。純乾何妄乎。硜硜矻矻。崖岸廉隅。青猶可言也。尊標本空不受而絕學。訂修不惜縱人詭隨。青之災世不可言也。欲尊其標則先必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以惑亂天下為得計。而以本自无真妄得有妄之語。藏其身焉。莊生所謂決絕流通之行。別墨死人之行。豈不自謂无妄乎。終身不反。正以嘗試窮

上迷亢之藥耳。今理學家不知其肯而襲以爲奇。是可哀也。京山曰：无妄中正而已。聖人不思勉而中。從心不踰矩。无可无不。可而言行庸謹。是无妄之正也。以任放爲自然。以禮法爲牽纏。徑率曠宕。自謂天真。似无妄而非也。將謂何正何不正。此天地聖人之所不憂。而又何煩教人誣天乎。故曰：摩崖登峯。還處平地。一不住一。必以大畜之時。免无妄之災。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一一曰：惟肯故災偏上。故窮恃无妄而橫行者。甘災以爲固窮。聖人恐其惑民目也。故碎其太極而以嚮威之二用。明皇建之。

正中。建正中而无中邊之圓中。隨時安享矣。

時論曰。无妄先天也。圓圖起乾終復以震之一動爲真氣。方圖雷從中起爲真心。勞出一周爲真序。雷乃發聲。春生萬物爲真生。此之謂復則不妄矣。雜卦之災之也。直以剛內爲无妄。剛外爲有妄乎。剛无內外。乃爲真剛。莫爲而爲。莫致而致。元亨利貞寂然一乾矣。而曰匪正有肯何耶。易无體。以感爲體。守約之小寂然不容偏說。冥隨之大寂然尤不容偏說者也。惟一動而天地之心見。惟一動而真妄之介分。感物任動。剛主能自保乎。理有未窮。性有未盡。命不可得而至也。貴无妄者。爲其行之而无

不利也。无妄而不能行。行且有咎。則自謂我本无妄而不反復。分合窮理之過也。理性所在。一觀乎物。一觀乎人。乃知其无物也者。无情之无妄也。人也者。有情之无妄也。天也者。包有無之无妄也。雷雨一作穀。草甲拆物與之。以无妄純乎天。不雜乎人者也。茂對時育。以耕獲苗。奮動乎人。以還天者也。艱食乃粒。必有訟爭。故謀食之途。百妄集焉。食中之妄不已。必生疾疢。疾中之妄不已。必資藥餌。人事之誠實。以育身者。无如藥。物類中之誠實。以育百穀者。无如牛。故取象焉。誰善牧乎。誰製藥乎。乃有行人撥學自恣。踐田奪牛。邑人其以為妄人乎。邑人撥非望以

自解矣。人將以譎智夸激功乎。倉箱自祝。具糞。李荒鄙夫之田。災亦福也。聖人觀之。害亦益有矣。而必戒奪焉。勸耕焉。恤災焉。復厲志焉。學者勿繫此得失也。何如未富之二。依然得初之志乎。來主于內。利攸往矣。體天可良。勿藥可矣。然一往。几上勢必罪藥。墾耕不則槁木也不行。亦肯不窮亦災。况不自知肯不顧犯災。往何之耶。故曰无妄災也。否可拔茹而履自坦坦也。同勿升高而益自固有也。噬乾肉可以得當而隨之上。竄宜從維矣。意曰。自无生有。動而妄矣。執不勤。執无有者亦妄也。疾生疾滅。災來災過。終不免肯。惟學乃能正行无肯。故受大畜。

智曰。文王于剝復後。不曰真卦。而曰无妄。豈非妄既已消。真亦不立者乎。古貞卽真。許慎登天之說。妄也。君子言其復仁之幾。可小辨者而已。其本无真妄者。學修所不及也。以蒙寓之。豈容言乎。專言本自无妄而恃之。恃卽妄矣。恃必恣矣。必至以恣爲无妄矣。必至反罪學問者爲妄矣。此无妄之藥。所以更不可試也。故以大畜之學。實而新之。正其利害得失。疾災而時育。卽天祐也。天自祐其天之四德。而人人享其本无真妄之命矣。

三三 山天大畜

畜爲茲田。詳見小畜。沈存中專以大小畜過論易。不能不過。故不得不畜。智謂動卽妄矣。竟不許動。亦妄也。反復其无妄之震。而正用于動中。則耕菑之牛。牧放隨時。食在天下。无所非藥。此畜天于山中之大學問。所以荷天之衢乎。畜禮。畜養。畜牝牛而已矣。

大畜

歸藏作畜
古一作蓄

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子瞻曰。乾健良止。其德天也。物相服者必其以天。魚畏鸚鵡。畏其天也。物在乾上有忌。乾心。今艮自知有以畜乾。不忌其健而

許其進。乾故受畜爲之用矣。輝光者兩相磨而神明見也。鄒泗山曰。懼其過銳。或躁。過剛。或拆。過大。或簡。故畜焉以裁之。此聖人陶鑄天下之幾。可心會。不可言盡也。表記曰。不家食吉。言必大畜。君子受大祿也。良家變爲坤國。故有不食于家。而食于國之象。利涉大川者。可以濟天下之險也。乾健涉澤。見互震于兌前。涉川象。揆曰。士大畜而後可大用。人主大畜士。而後得大賢。潛老夫曰。有无妄然後可畜。非徒曰天地未分。此體具足。夬爾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有士。忠信者矣。有忠信而不好學者矣。不得以无別之語曼之也。理。

人立教。善于分明。无妄表體。大畜表用止。有下學。卽藏上達。孟
子傳詳卽是反約。是故厲之。脫之。艱之。歷煉。牯牙之喜慶。乃畜
極而荷天衢焉。寧許頌超而廢學乎。大正立法。體天養才。以賢
化愚。以多用一。始令萬世各安其言之食。而共享其无妄之
天。此集大成所以爲大畜也。將以多識。博名乎。將以言行于祿
乎。將苛責昔賢。盡掃古轍。以自便。而博超達之名。于善巧之祿
乎。皆天地之所衢畜。而聖人之所閑畜者也。家食而溺庸。潦不
家食而蹈危。滅其災不同。其青一也。多識一貫。所貴无青。不求
知而不避。不踐迹而不逃。聲氣胞與。隨時應天。大其存。大其畜。

自然有而不與而无大過矣。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康成公明以其德屬下句玄子從之

剛上而尚

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一曰乾剛健。艮篤實。雨化則輝光。朝旦爲輝。日中爲光。艮居戌爲一日之終。乾行一周。此萬古常新之象也。道无新故而溫故知新。大畜日新。自然不厭矣。乾盪需夾二畜。而終于泰卦。以上止爲主。三爲健極而應之。知止而善用其健。特曰大正。其揭書乎。以多識藏一貫。以尚賢藏兩忘。此所以三根正食而无弊也。尚而養之。盛世之事歟。君子以萬世爲家。以古今爲川。前言往

行莫非食也。學問經濟應之。而天不違也。以德發道。道自大行。多卽是一。畜而不滯。遵不域乎見聞。亦不離乎見聞。民視民聽。言行无可逃之天。詩書禮樂。與衛其備。惟其尚之。乃能公容。惟其識之。乃能薪傳。惟其畜之。乃能大成。然在聖人。祇是隨日新日。因天畜天而已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乾鑿度曰山含元氣自地而上皆氣則皆天也氣聚則隆拔高卓而藏其深沉故因人間之睹聞可及者表天在山中之象小蘊大費蘊隱山中之天與山外之天有二天乎德表于言行心

寓于見聞於穆藏于法象。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所以大畜其无
妄而用之也。子夏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子瞻曰。
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是以知乾之患在
于不學。又曰。日知而月无忘。豈掠虛乎。今設械以待敵。有急則
推墜澆漾不可知之中。如是而已矣。是以飽食誑語爲道也。乾
惕集曰。學于古訓。事不師古。則師心狂蕩。故生知之聖必好學。
而好學之士可入聖。若云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吾夫子之傳
季路。謂何誠恐以其學術誤天下後世也。景逸高氏曰。姚江誤
看朱子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徇外。空踈杜撰。一

无實學。宗一氏曰。劍爛古今。直開天眼。正謂之讀書人。夏彝仲曰。物滯而以无物消之。益飄蕩而不返。故使格物。恐見其一而不見其一也。恐從小視大者不盡。而從大視小者亦不精也。黃陶菴曰。安則萬變不必却。而物常有以養心。未有本膠末折而獨智獨仁者也。野同錄曰。先父藏陸于朱。以母欺而好學爲鐸。正所以大畜其良知也。大畜卽所以格致也。大學知止至善不廢事物。易貫寂感。必言功用。觀天在山中之象。卽知虛在實中。一在萬中。德在言行中。故尼山不鐸悟而鐸學。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蓋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聖人知鑿空之弊。百倍于拘循之弊。故身居其次。藏罕于雅。是真悟也。根本易得。差別難窮。既知由已。又明萬法。一法未明。卽爲一法所惑。心以聞見爲緣。今以往古爲鑑。本身徵民。建考質俟。編章撥憤。至老不休。所貴時措之宜。適當其言行之用。足爲法則。以善萬世之言行也。知卽无知之體。原不憂其缺少。豈必毀事物之當然。廢日星之紀度。以錮洪荒哉。雄陸排朱。則便肆飾陋者。動以旱蕪稷契。讀何書爲解。不知上古之仰觀俯。六合七尺。

四時百物，莫非精入深幾之書。聖人繼起表之，以前民用。羲軒在今日之午會，亦必誦讀尚友，參證古今。時爲之也。學之爲言也，兼參省言之謂也。道寓于器，卽費是隱，聞見滅，斯文滅，天地滅矣。士風三民，文傳四教。然士有泥訓詁者，溺詞章者，膠玄理者，故塞其暗聞，使自得于不睹聞，究也。糟粕卽神奇，玄妙盡黃葉，士生此時，詩書禮樂，猶飲食也。神明默成，乃知味耳。將閉口碎殺以夸味乎。內外本一，分卽是合，多識卽默識也。師古卽從心也。制數度，議德行，卽不思不勉之從容也。知之次者卽無知之知也。周公才藝思兼而不驕吝，孔子博學無成名而集大。

成。真大畜之時。所謂制天而用之者乎。歐陽本論謂禮義明則勝邪。禮義載于六經。明于講學。而倍譎之流。圖術高幡。利于黑路。總殺以輕六經。壓禮義。則人受其愚弄耳。士君子誦法先王。明體適用。出以濟世。處以訓俗。心迹互洽。之薪火。足以供萬世之炊爨。各安生理。無所用遁。上遁下之誑邪。乃反助秦焰而自撤宮牆乎。故異外高畸。亦能克類。无妄專執大。以揮斥天地。賤壓帝王。勢必任妄爲真。先犯六蔽。至于大畜時中。則苦獲者。鬼窟者。縱脫者。玄勝者。皆永不得而假借矣。此下學卽上達之正經。所以爲天地之宰也。

曰。多是一中之多。一是多中之

一。傳約同時是大音也。身如椰子。藏萬卷書。真智內智。外智。曾知不可離否。芥山乎。洞天乎。隱斧耳。卮寓耳。止有一實鄉里蠻貊。步步天衢。簾卜毫端。何妨與衛。脫輻不犯。時哉時哉。餽口四方。不嚼一粒。又何繡犧牢筴之足歎耶。然非推山破天。烏能語此。

初九有厲利已

變巽
爲蠱

子瞻曰。小畜順以畜乾。故終反目。大畜厲以畜乾。故終亨。君子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宜曰。不獨仕進也。矜勝露才。犯天災矣。曾子終身不涉世。而曰臨深履薄。不犯災之戒也。郝解。

曰。司徒教士有六禮七教八政。簡其不帥者。移郊移遂。屏諸遠方。初爲離經辨志。而往試則厲矣。大成畜德以知止爲始。此亦止之之條例也。小學大學總是川流。總是敦化。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意曰。顧涇凡嘗笑講學者。縉紳惟明哲保身一句。布衣惟傳食諸侯一句。可見畏災太甚。歸于揚子爲我。然名教考祥。幾先止有一吉世。又有悍然恬禍之流。煉北宮黝之術。以相雄逞。豈大畜之學乎。故君子旣明其素。又明其位。智曰。那原聞潛龍之訓。卽還鬱州。文中獻策不用。卽歸河汾。見微卽止。早是急流。敝屣

未能難言不犯。

九二輿說輶

古作輿說輶說音脫變
離為貢積變良良世

遯曰說以乾輪兌毀取亦以變坎多青取此言輶為輪外伏兔止則脫不行小雅所謂无棄爾輔員于爾輶輶即輶也小畜之輶為輪轆老子之三十輻共一轂也訂曰脫輶不進自畜以待價者也通言之舉一切勝心英氣情識見解而悉脫之矣意曰輶可脫而不進亦可員于爾輶與墮解脫深坑者自別。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小畜以一陰畜五陽四主畜三故反目此以六五之君止畜九

二之臣以時中而自安。又何尤乎。或曰高初九一籌矣。災厲俱
无可說。然尤之所在。賢者未易可免。彼釣渭者。還衡者。其中何
如。介推因祿。舅犯要盟。則尤之甚矣。

九三良馬逐

鄭玄姚信
作逐之

利艱貞曰閑輿衛

鄭玄作
日閑

利有攸往

變兌
為損

荆
積變

郝解曰。司徒論選士升太學。大樂正論大學之造士。造于王。升
于司馬之時也。士為國家干城羽翼。故閑輿衛卦象二五互變
為坎離弓輪戈兵。四牛五豕。皆坎離也。遯曰震馬前乾馬後。三
陽并進。逐象。艮阻艱象。作日者兌象。作日者乾象。初四二五正

應。故應其止而以進爲戒。三上敵應。故不受止而以往爲利。蓋
健成人位。培養已久。積畜已多。于時可行。故稱良馬逐焉。考工
車六等。戈人及戟矛軫皆衛也。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卿大夫
四閑。閑以序辨。亦以習名也。來矣。鮮曰。與任重也。衛應變也。以
德爲車。以樂爲御。忠信爲甲冑。仁義爲干櫓。待時而動。閑也。意
曰。莫優游于艱貞矣。時乘六龍。惕卽閑矣。艱則不佚。閑則組舞。
樂哉。今日之騶乎。莘野隆中當之。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一一曰。上欲畜之以成其德。二亦忻自畜也。隱居求志。天人交

合。天衢在陋巷中矣。四代之體樂。固孔顏之與衛也。初九見地
高。九二撒手早。九三願力大。天衢之亨。夫豈偶然。

六四童牛之牯

廣蒼作犢。說文作僮。牛之告九。家亦作告。陸績云。牯當作角。

元吉

變離為大。有積晉。

遯曰。離大腹。牛豕象。童未角。艮少象。郝解曰。郊天用童牛角。爾
栗。先三月施橫木于角。以止其觸。又牢禮重牛。天子適諸侯。膳
用犢。童牛以祀上帝。饗天子為名。世大賢之象。又曰。四當造士。
養之在早。舊說畜初。筮曰。牯牛馬圈也。書曰。牯牛馬。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一一曰。四能畜陽。四之喜。亦三陽之喜。此以散陽。恐以疾夫牯。

也。智曰：絡馬首，穿牛鼻，達士逃畜其不絡不穿，安取馬牛而用之？裁狂狷，文禮樂，早忘其穿絡矣。蠶織如豕，亦必牙之。龐公所噫，聚僂不免。

六五積豕之牙

鄭讀為互吉，變異為小，積否。

說文：積，刺也。豕，去其勢。爾雅曰：豕子，豬狻獬豸者。豕子，也。埤雅曰：牙者，所以畜積豕之戒也。今海岱之間，以祀繫豕謂之牙。玄子從之行，馬列于牙門，止行人，可知其稱矣。郝解曰：六五居尊，士所傾嚮，下應九二，脫輒潛修，材器已就，士皆含牙，矚角以待用。積墳，通大也。二變坎為豕象，翅曰：莘野隆中，至再至三，夷然。

不屑聘願待用。其自衛者禮也。四五所以尚賢者。薦之于天。祭之祖廟乎。四用郊天之童牛。五用享廟之騂牲。剛巽體薦。太烹亦具。故取象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一一曰畜士有成。英才濟濟。社稷生靈之福。所以有慶也。喜在一。人慶在天下。剛柔相濟。故贊喜慶。喜其正位之下交。慶其中。理之調聚。艮以二陰柔內之。三陽四全其用。兼大畜小畜之位。故獨稱元吉。五合中以享衆。不用大牲。是以四之元爲其元也。潛老夫曰。童牛之牲。四以純正。養賢者之和順也。豨豕之牙。以

柔居剛。兼制小人之蠢悍也。賢士才德養成。故有喜。小人安分者衆。故有慶。

上九何天之衢

梁武帝作荷靈光賦亦亨
用荷天衢蓋古何仰荷
變坤
爲泰

一曰艮背象荷。四達曰衢。之泰爲通。乾天長路。路在天上矣。畜極而亨。人盡天見。六通四闢。翱翔天路。畜以成之。豈憂更駕。廣開賢路之道也。野同錄曰。山頂摩霄。背上足下。無非天也。學問至此得忘其得。而僉忘其无所得。隨行而皆是矣。負青天。御六氣。其從此寫意耳。子曰道大行也。非自受用已也。厲脫艱閑而喜慶畜之。各才其才。各食其食。使之馳驅。使之鼓舞。浴乎風乎。

飛乎躍乎。依然剛述。依然絃歌。依然曰賢人之德業。依然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已矣。必將建鼓天衢。禁絕聞見。訶學訶修。扼塞賢路。偏責本无。適得怪焉。何道之大行乎。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一一曰。全卦是學。全卦是道。備于身謂之德。達于世謂之道。儻覆代錯。集大成矣。故以頤養寡過。習教繼明。終上經焉。浮山聞語曰。京山曰。物可養而後可止。虎豹不可止。爲不可養耳。騏驥伏櫪。然後責千里。苟不食芻豆。安得良馬用之。曾祿人主之芻豆也。因材而教之。程器而用之。任使之。黜陟之。尊禮之。士所以

砥礪而應其求。大畜之治道也。愚者歎曰。老子悲天地以萬物爲奴。狗易何乃以人間之賢豪爲馬牛豕乎。聖人之畜百家也。猶明王之畜才能也。厲之脫之。艱而閑之。皆所以牯之牙之。皆所以衢之也。有就其才而以喜畜者。有反其才而以艱畜者。有災于此而畜彼者。有尤于彼而畜此者。各使自喜其才能。自慶其分。菟自衛其德業。而大道泯矣。大泯卽大行矣。呼牛呼馬乎。驅豕入山乎。避世剛骨。厭入阜棧。或欲飛身天上。或欲曳尾放犢。亦撥悶耳。果其無悶。不爲此語。果其大畜。悶亦畜之。蒼天蒼天。


時論曰。大畜時也。所以時其无妄而用之也。天下不謀家食。則涉險以謀傳食。不蹶于躁競。則喪于萎蕪。因有竊食賤耕。諱疾忌醫之學。巧掠虛空以掩固陋。言謬行穢。曰本无妄也。質古今而不知。曰天何言哉。先罪繩轡。不許鞭策。則天下皆无用之牛馬。而封豕且食人矣。不講學問之弊。遂至是乎。聖人定之曰尚賢。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乃所以自強不息也。乃所以動靜不失其時也。山能畜天光以應其時。天能畜山光以新其日。君子能含蓄古今之天。表其山望而具其時。乘應天者應時也。繼善之沆瀣。洋溢兩間。分藝之田園。膏沃萬世。摩膏卽谷王

也。車馬皆虛舟也。登山涉川。不亦龍遊乎。三五達之衢哉。舊曰
內三爻難進而易退。賢所自養也。上三爻畜極而大通。賢君所
以賢也。小畜之時。小人用巽術以厄君子。大畜之時。君子亦用
止術以厄君子。同道相忌。入宮相妬。其志弗合。其尤弗中。吾曰
知正而應天者。卽以巽止自畜。卽以巽止畜天下矣。小畜之初
以巽入巽。復自道也。大畜之初。以艮止巽。有厲所以不犯也。二
之脫輻亦賁而不往也。三損所以致一。此乾之良馬也。善逐而
能艱。蓋日閑其輿衛矣。自重其用。愈艱愈閑。多識以爲載。而健
篤以爲轂者乎。三上不應而能合者。志也。養賢之典。招之以車。

馬牽之以拴牢。不家食之時也。童牛設其輻衡。護蘭栗也。佐大烹也。羣賢大有彭彭矣。若夫五居尊位。用柔止健。寧復寧如畜小耶。豕之爲物也。踣躅于妬。負塗于睽。妨賢病國之孽也。事勢自有機牙。未可以力勝之。批竅導窾。運犄牛之枝。而富積豕之鄰。既有喜復有慶者。上懷篤實之心。下遇剛健之佐。四靈爲畜。何碍茁葭發豕耶。詎視初二爲牛豕乎。上九畜主。天地相交之恭衢也。明君哲相。欲養賢才以化天下。若不令天下講大畜之學問。亦安所貴帝王哉。時乎剛述之後。六經爲天衢矣。士惟在良背以荷之。

智曰：先天爲一，則今時爲多；舍多无一。舍今時安有先天？則今時多識之大畜，卽先天一貫之无妄，甚燎然也。无妄曰：茂對時育，而大畜止言日新，不言時也。時新其日，温故知新。山中畜天之時，豈犯无妄三上之災耶？多識前言往行，是合古人天地之心，以畜對時之命。肯疾盡入藥籠，山川可供吞吐，篤實卽空空也。豈徒招摺漁獵，矜豪于牛欄豕圈，以爲足免家食之陋乎哉。

三三 山雷頤

頤說文曰頤也。古篆作象口車輔食物之形。後加頁作頤耳。或以爲側口。或以爲笑口。其聲開口穿齒。凡陰陽頤養同爲深喉。故口頤者。時宜其養也。爾雅東北隅謂之宦。李巡謂東北陽氣所生。育養萬物。艮震相連。可證古人聲義合取之故。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全曰。下動上止。中虛口象。肖離觀象。元公曰。人以食爲命。凡夫識食。聖人智食。曰。頤中虛。故當于未受物之先。擇其所養。觀所養之正不正。而吉凶判在自求耳。有物噬嗑。貴于動而後。

在中虛而下猶動。爻故動體凶。止體吉。孔子稱禹首非飲食。論學慤慤食無求飽。不耻惡食。毋乃過類。谿刻乎。恐以口腹喪其心志。不得不教人自觀所養。自求其實。孟子曰。官思則得。考其善不善于已取之而已矣。意曰。物畜然後有禮。物畜然後可養。上序兩甲之禮。好其養。又好其辨。養正者禮也。禮所以時止其動中。而虛其實。實其虛也。大畜以止天而正无妄之天動。故願合止動者。懼節之經焉。觀所以爲辨。靈所以爲觀。知止卽正。而靈自由矣。既具大畜之實學。則養妙于用虛。外實中虛。虛實相養。格物踐形。皆所以自求口實也。玄同曰。言以養辭。祿以養。

廉其養同也。自觀之未言未祿之先求則得矣。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郝解曰。善養者以不養養。谷神不死。谷者虛也。唯虛可以養生。大過實則死。宜曰飲食必需。而聖人爲天地全養道者。養正則吉也。觀自則知所矣。書曰食哉惟時。應時而動。非時則止。天地聖人之道。時而已矣。黃山谷曰。養虎者不以全物予之。牧羊者鞭其後。是謂觀其所養。庖丁之解牛。痾癘丈人之承鬻。是謂觀其自養。所養盡物之性。自養盡己之性。賡之氏曰。功施及物。非

虛願塞責也。食必已饑。飲必已渴。一切塵羹塗飯。何裨緩急。而况尺寸之膚。左忠毅曰。黃石教留侯取履者。首道也。漂母與淮陰進食者。願道也。黃石仙矣。人知漂母之爲仙乎。

象曰山下有雷。願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宜曰雷聲于震蟄于乾坎艮。艮東北而冬春之交。雷藏其下。收聲養氣。願當慎節之象。雷之聲。象言語。山之養。象飲食。彖傳舉養物養民。象傳舉言語飲食。已得其養。然後及人。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曲學偷快偏詞。流傳害政。干祿不過升斗。遂以殞身。危哉。顏質卿曰。梁肉生病。嗜慾殺身。貨財殺子孫。學術殺天下。後

世之人心皆已顛拂。巧圖利養。願之用大。節慎之用大也。故願繼大畜。受大過。而終以平。舍畜牛。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京房作揣頤。

凶。

變坤為剝。

宜曰。位下不當養人之任。而靈知自養。本具足也。初震以應。故不免動心于外耳。子牟心在江湖。心戀魏闕。雖曰重傷。已受誚矣。聖人之養萬世也。先以羞惡養之。垂涎于人。人必吐棄。爾我之聲色相加。庸能覩乎。肖離為龜。下陽可灼。故有靈龜之象。損益互頤。故亦象龜。此喻人心本靈。欲動即昏。養正慎節。即在初矣。遯曰。龜伏氣而善噎。不志于養。故簋簋皆為龜形于上。而大

臣以貪墨廢者曰簠簋不飾云。朶取震仰開象。我者上自我也。淇澳曰靈龜朶頤。養心養氣之別名。朶頤之觀是求慎與節于氣者。告子之學也。孟子持志无暴氣。自然晬盎。所謂上施之光。郝解曰朶垂也。人視不自見。頤曰朶頤。靈龜謂上九爾。謂六四初體從動。四體從止。故初自矜得養。教四舍靈龜。觀我朶頤。蓋上志在養人。初志在自養。大道本一。而二陽所尚之道不同。故其象如此。因以戒焉。凡圖自受用者。不惜人見而笑之。其實內省難欺也。正曰榮夷公好專利。芮良夫曰。王室卑矣。子常見闕且問蓄聚。且曰。如見餓豺狼焉。

家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一曰觀之而獲尚不足貴况于徒觀雖自矜服氣長久自恃昭昭靈靈君子以爲不能養賢以及萬民猶之飲食之人耳然籍口養之及民而巧遂其溫飽者其去乞墦昏夜驕人白口者幾許耶齊人曰我寧乞墦間之食必難觀顯者之頤。

六二顛頤拂經

子夏作佛經

于丘頤征凶

變兌爲損積變蒙

遯曰陰柔不能自主之謂顛。揜陽于外之謂拂。乃有或顛或拂之異者。二四重陰過柔故顛。三五陰不重故拂。又有拂頤拂經之異者。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五南二北君臣之位。分三東四西。

陰陽之方別。三非經故拂頤。二五爲經故拂經。又坤不顛陽震
之而顛乾不老。陰形之而老。以陰陽相損中外異德論之中爻
顛拂同而吉凶異者。陰以頤止能慎且節。猶可言也。陰以頤動
不慎不節不可長也。大言無當如酌孔取。東坡所謂拖舌掠虛。
使公卿饋拜咎必及之。何用丘頤爲乎。漢高呼大嫂爲丘嫂。丘
卽大也。顏師古曰。空也亦大也。空轉爲孔。孔亦大也。本從聲轉。
正曰。此頤損也。親戚類聚。无故而節縮。服政辨官。无故而自閉。
不有乾餼之愆。則有誦言之醉矣。與其矯虔不如自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一一曰。或從下。或征而上。皆爲失類。若能轉動爲止而不行。則
聖人言外之所許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變離爲賁
積變益

宜曰。伊川敬仲皆以拂頤貞爲句。有凶无利。雖貞不免震成動
極也。其王在文八司馬之徒歟。十年坤象。初之凶失在觀。二之
凶失在行。四麗正。五居正。故吉。此則正乎凶矣。三拂而頤則悖
道上施而先則有慶。動止異也。野同錄曰。頤不在自養其口腹
而在養人。有不自養而責養于人者矣。况專奪人之食。而自以
枯槁爲教乎。大悖于民矣。是莊子所謂天下不堪者也。正曰。復

之願。十年不征。願之賁。十年勿用。可知順動不止。固天地之大戒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潛老夫曰。不中不正。以拂爲貞。極非極刻。不顧民卹。徒自利于行。其胷中一往。是以悖也。

六四顯顯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于夏作攸。攸蘇林音迪。漢書作液。荀爽本作悠。劉瓛本作雙。云

逐也。說文雙音式六反。

无咎。

變離爲噬嗑。變鼎爲巽。游世。

積

宜曰。艮爲虎。虎无項。行常垂首下視。地地初位也。變離爲視。眈

眈視近志。遠貌志遠則欲逐矣。四入艮則止。應初則動。躁而能

持斯欲逐而不動云。上主願養天下。以光明之性。施于同體。四先被之。故吉巽官由噬嗑而轉遊持世。既去願中之物矣。意曰。初繫龜。取服氣不妄食。四繫虎。取遠類不妄交。四本應初。而止從上。此顛而得正言者也。豪貴知止。而用遠賢者。鄭莊鄭太。好客不衰。王述足自當止。庾敳以家財與越。此在上施光。而用之。昔楊綰相而黎幹。減騶從。子儀減音樂。李泌言聽。而韓滉貢不絕。韓弘且入朝矣。和嶠亦有錢癖。寇準所過。燭淚成堆。世遂以王戎之會計。比于信陵之飲醇。是爲鄙夫生色耶。哀夫。見曰。陳宮謂呂布曰。吾謂曹公養將軍。如養虎。韓信陳平。高帝以此。

御之故四之耽逐。上之所利也。若如三拂以枯槁爲教。上何賴焉。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九施光明之道。四同上體。故養而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變巽爲益。積變姤。

郝解曰。柔尊不能弘養。以致二三四皆拂五位之經。往依上九。而五居中。體艮居貞不動。處頤順上則吉。苟五不安其居。則六往居上。九來居五。艮變坎爲大川。成屯膏矣。意曰上爲伊周。則由願矣。不則六五乃漢元成。唐文宗矣。曰五恭儉高拱。則

吉。君道養賢，振綱磨鈍，未能也。雖欲拂經行權，而太阿旁落，宋神宗不如不任安石，猶爲居貞吉耳。

象曰：居貞之吉，順從上也。

蘇君禹曰：養得其道，則若顛而可以相濟，似拂而可以相成。不然，則亂道也。正曰：言語飲食不可益也。頤之損益皆爲拂經。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變坤爲復

一曰：成頤者，艮藏坤致養，以大止容天下之動者也。知止有定，克復由己，而張弛安頓，善使天下由之，各得所養，故曰由頤。然厲不可忘也。郝解曰：位高責重，惕厲則吉，極上必變，由當爲澤。

卦反爲大過。上九堅艮之節。足濟大過。故有利涉大川之象。嗟乎。由頤而利涉大川。亦危矣。所以取于觀而尚靈龜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識法者懼。上而不蕩。天下被慎節之化。而共山之矣。故與履上同。曰大有慶也。野同錄曰。直養无害。塞乎天地。生死來去。猶之寒暑。由巳者。頤道也。而自由者。又厲幾也。惟靜虛。足以養剛大。而時止。足以成始終。死而不亡者。壽。是仁者之壽。豈長生家之長生乎。竊此易而小用之。旋氣不散。是老而不死。謂之賊也。况无聚不散者乎。守口鬼窟。皆拂頤者也。因貪生而誘以免禍。少

逐名利則幾矣。

時論曰：張口而伸大腹，頤所以名也。遊魂異入，口腹累人前噬。後蠱豈有極耶？故戒之曰：養正也。養大體者，貴求其實。聖人觀變復剝，而知天地養萬物也。觀變益損，而知養賢及萬民也。觀之義求也。古人嘗恐來世以爲口實，人能自求而計爾我乎？頤中之口實，必自初四始矣。道合經權，其由上乎？初上二陽，人身之大經也。陽一日不盡不死，陰一日不盡不生。經正而後口實吉也。內經惟初而二則拂，外經惟上而五則拂。經雖拂乎？然自養與養人異也。地異時異，則居吉征凶亦異。意曰：以上養下。

以陽養陰。願道之經也。夫人涉塗而好高。必生顛倒矣。終食之間。顛沛存焉。顛而求養人。與拂而求養人。顛而求人養。與拂而求人養。其吉凶之異明矣。其失類大悖之道。則難明也。或以求養人爲自養。計更以求自養爲養人。地或貪之以不死。或駭之以死後。或曼之以不生不死。其說皆可拂經顛翻。以唾慎節之。訓然實則邪也。故曰觀其所養。自養也。節飲食。先當慎言語矣。願象上卦爲首足。四五之心近虛。二三之腹不實。從上而順從上而施。天地聖人同此時也。得此類也。豫一陽而由在四。頤二陽而由在上著。艮成終也。龜虎外陽。非全象乎。後天成艮而出。

震虎視冬。交。龜起春。蟄。初動而害龜。四止而馴虎。二五之損益。亦有龜朋。而其類互有得失。革虎而變。履虎而啣。頤虎而視。龜服氣乎。頤養虎乎。斯二物者。養生之要也。三責乃飾說也。四嗑乃當食也。初上。剝復。何由與朶之相懸乎。是人道口實之分。而貫乎貴賤者也。酒池之口實。豈如瓢飲之口實耶。糗草玉食。則慎節自由矣。山以藏雷。絃韋泯其罕。雅雷殿山下。飲食驚其七。筋。君子細之嬉笑怒罵。巨之號令。文誦約之。體粥饔飧。博之軍。宿祭享。莫非觀其所養焉。致虛克實。觀其養之主矣。

智曰。天地生人以口。卽以此口殺人者也。循牆之命。金人之

絨閭沒之諷屬。廢德公之噫難豕。總爲口腹累人。孟子以昏
間畫朶願。豈徒笑刺肥歎鼠者哉。聖人以不耻惡食爲靈龜。
莊子以適得而幾爲虎視。不能自求。安能自由乎。酒脯之辭。
恐成博望。相縣之首。必食九山。後必有以倒倉剝腸醫之者
矣。已饑已渴。是自求口實之大藥也。要當以簞瓢發憤爲其
露。此藥耳。

澤風大過

過从巽从兑。骨之歷歷皮裏見骨。从个轉聲。乃从骨省耳。加
兑以經過為義。因以此歷彼。生過不及之差。因有過差之義。賢
按。過歷過差。皆以天度表法。人生之事。人心之機。皆過也。邵子
六爻用四爻收。上下經皆四陽四陰。而頤大過尤為四陰四陽
之在中者。養生歸于送死為大事。過歷過差。莫著于此矣。故名
大過。

大過棟桷利有攸往亨

說文作棟桷

一曰人以陽生。以陰養陽。太實失養。則大過而死。郝解曰。時過

不及猶所謂大行大歸送死之卦也。大過自願來。如人期願衰老。故爻象枯楊。老夫老婦。序卦謂不養不可動。皆老死之象也。小過自中孚來。如鳥孚初成。又以少男象祖父妣。皆初生之象也。小過木動土上。生氣也。故爲杵臼之利以安生。大過木滅澤中。死氣也。故爲棺槨之利以送死。大抵事物之理不及猶可待。小過未卽殃。至于大過。未有不亡者。食本養生。過飽卽災。故窮餓致死者常少。而醉飽傷生者常多。人心亦然。至愚心虛。猶可教。而志滿則難移。涉世亦然。柔弱者常自保。而強梁者必遇敵。所以易尊陽而貴无首。大剛必折。大實必裂。陽雖實而下无基。

上无繫。故象棟橈。幸陽行異悅之德。雖上下无附。終不萎爾。无
用。如湯武不遇主。周公遭流言。孔子上下无交。危而明道業。大
過之事。有大過之才。自利攸往。然終非聖人本願。蓋造化无孤
陽獨行之理。天下无有君子无小人之世。治道去其泰。疾不仁
而甚。亂也。孔子聖之時。不爲已甚。故曰五十學易。可以无大過
矣。意曰。巽而悅行。適來適去。死卽不死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君
子以礪獨立之骨。莫亨于无悶矣。轍曰。坎爲棟。肖象。四陽推變
大壯爲始。五初換爲官室之棟。兌毀撓象。是合四爲一。而習坎
者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

弱一作弱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

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宜曰本末皆木也一陽藏下而根株回爰爲本。一陽散上而枝葉向榮爲末。上下皆陰故寡剛過不必爲大過歉也。剛過而中。巽而悅行所以往所以獨立也。乃亨者難詞也。非大過之人能當大過之時耶。時也者。其有過而不過者乎。舍四岳而明揚側陋。舍有位而惟肖傳嵒。不可尋常守轍也。邵子曰。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也不可懼也。有大德无大位。不可過者也。孔孟也不可悶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宜曰巽在他卦爲風在澤地木木之中皆曰木水本滋木然并
流水上于木而木氣通此止水上于木而木氣絕爲滅水本天
一陽數至滅木陽大盛大過象神曰澤滅木木无生意木生于
水反受其傷其爲過也大矣但知順生不知其反克鮮不以凶
爲吉以亡爲存也獨立如木不懼如水巽則能遯悅則无悶野
同錄曰生與滅之適如此也猶陰陽潮汐也而况利害毀譽哉
獨處是立卽世爲遯不懼卽无悶矣以陽盛而意氣標榜以擅
陰而坐失權藉行无餘地累重自頽非惟不能遯之過也中立

時乘之龍頭出頭沒于斯世而無人知者豈以絞直暴挺爲死
檟枸耶。潛老夫曰。知首出之潛。卽知獨立之遯矣。不懼非惟根
深實能應變。風波卷地。心中寂然。生平學問。以磨煉爲逍遙。天
下之傾。咸蒙覆幬。常人視之以爲過。聖人視之以爲常。履曰。范
孝敬。司空圖。皆入宴壽藏。以曠消懼。亦一遯法。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變乾
爲夫

宜曰。在下曰藉。合巽白與陰木。白茅柔不忤。潔不汚。繫詞取
其過慎之意。蓋見无小物不可用也。慎小于初。尤爲切用。而特
剛者跨之忽之過矣。白茅之用。古祭祀縮酌沃灌。薦牲薦黍稷。

皆藉以茅。既夕禮云。茵著用茶。盛之以囊。納壙底。藉柩。禦濕。亦其象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以下承剛而用柔。谷工之道。以善處下也。以剛藉剛。則摩碎矣。

九二枯楊生稊。

鄭作

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變艮爲咸。積變家。

陸德明曰。稊。秀也。訂曰。禾成穗曰秀。柳亦有穗。唐詩所謂柳線。

夏小正正曰。柳椹。訂曰。發乎也。郝解曰。楊无根而反生。喜植澤。

邊。稊。葉也。枯老也。二五變咸。恒。下卦巽。伏震。長男。遇兌。少女。上。

卦兌。伏艮。少男。乘巽。長女。故有此象。遯曰。一五舍棟。論過。二老。

而俯初之火爲穉爲女妻。生機猶在故利五老而仰上之火爲華爲士夫生機已息故僅无咎。夫妻以俯仰辨可也。初既切比于二二復无應于上剛柔互宅在外與初故當過以相與。象曰大過之時謂時過也。

象曰老大女妻過以相與也

子瞻曰。大過之時患在亢而无與人情。夫老妻少則妻佑而夫恭。故臣難進而君下之。斯无不利。張子曰。剛中下濟亦有獲助。

九三棟撓凶

變坎爲困積變隨

遯曰三四棟而初爲之藉。上爲之頂。初之藉棟之礎也。茅雖弱

猶託地以不傾。上寄也。寄則君之孤卿棟之梁拱豈可虛乎。初无咎而上凶固其所也。卦合言棟撓而三四居中變坎堅木。以其所應所位分隆撓焉。四應初救其本于未過之先。三應上救其末于已過之後。三困四井也。誠齋曰撓者初上也。而三獨凶。蓋三志過銳力過勇將輔上之棟而適壞之。仲舉似焉。子瞻曰初上非棟也。棟之所寄也。所寄在彼而降撓見于此。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一一曰撓者用別木以輔之。九三重剛震之游翬下壓故不可輔。四則以剛居柔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變坎爲井 積變
屯 震游世

子夏傳曰非應曰它三既撓矣四又比之將過剛而折故吝。遯曰乾體故隆。兌毀則有他隆之謂堅。它之謂不堅。在棟耳藉何與焉。欲一茅而支大厦之顛乎。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爻曰隆傳曰不撓明三與四異也

曰楚莊王赦絕纒秦穆

飲盜馬周亞夫喜得劇孟霍光嘗符璽郎不撓下之妙也或以
蕭引不聽李蔡囑李峴叱中官榻爲不撓又以李吉甫不嚙陸
忠州陸遜薦淳于式爲不撓。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

舉正作夕夫

无咎无譽

變震爲恒積變復

宜曰五以剛居剛。上以柔居柔。皆過極在卦終。故无咎无譽。傳懼人之頑鈍以自解。故醜之。見曰。老夫女妻。高宗于張九齡。玄宗于李神童乎。不及用矣。不如宋太祖以張齊賢贈太宗。我太祖以方孝孺貽建文也。老婦士夫則霍光于昭宣。時咎不可有。譽尤當避矣。不必以申叔取夏姬。衛青尚主乃爲切象。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一一曰趙威后齊君王后亦能支持。何可久乎。後此事女主者亦不幸矣。漢武筮此。太卜曰匈奴破不久。乃遣貳師。敗降武帝。

答卦。此太卜之告不明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變乾為姤

玄同曰。上交不論未弱。別從涉世之過立論。蓋大過之世。人忘
那殄。君子砥柱貫虹。亦无悶之遯也。野同錄曰。安石了翁嘗言
伯夷无首陽之事。屈平未投汨羅。此自愛惜其死。以埋沒古人
耳。漆園激口。以跣屣夷。遂有以殺身成仁為非。聞道者。故聖人
斷斷曰不可咎也。其曰死事易。成事難者。論事宜審。論人則苛。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浮山曰。過此牢關。何有咎譽。世人刻論。培克聖賢。總為媚濁流。

一而自解耳。凶不可咎。一語胥濟橫島。且爲生風。况歌丁令洋之詩乎。

時論曰。學易无大過。過能无乎。吾玩大過。伏姤。顛轉陰儀。此所以遇夏而悲秋乎。遇大過之時。有大過之才。可濟大過之事。本末並重。可无憂乎。陽多而无所藉。无所與。則誠過矣。恃大而不。知其過多。而反獨。所貴自慎其獨也。本末既弱。能不縮而懼。鬱而悶耶。過之棟。猶壯之棟也。彖傷其撓。而又言其隆。涉不碍利。君子自信爲天地之棟而已。豈一木之支乎。獨立不懼。避世无悶。是本末之大木也。養古今之日實。習人間之水火。大過之亨。

可不立哉。意曰。爻惟三四當棟之任。二撓四隆。二居四下也。三所應者滅頂之上。爲之輔。四所應者白茅之初。可藉爲用也。是棟誠難也。聖人勉之曰。初上夫妬之機。操陽伏奪。如是其微也。吾當以人勝之。二五恒配也。用陰用偏。亦有過不過之分焉。五陽爲老夫耶。男下其腓。亦可過也。昭烈贅孫。李泌命婚。是其象也。吾陽爲士夫耶。不能制義。卽无咎譽。亦可醜也。世皆緣合。騎屋棟乎。曲逆梁公。未易藉口。吾當以憂患勝之。二辨困乎。何爲未撓。四有井地。應以本隆。然藉爲它用。竟保其不撓耶。二五不云棟。而云枯楊。楊而枯。非棟之任也。稊與華亦分矣。榮枯也。生

滅也。得失取與也。久暫好醜也。雖四陽合比。位遇各別。所貴者
離已離人而立于獨也。全獨則全用是體。豈分陰陽乎。初則藉
其薄而用吾之厚。藉其輕而用吾之重。用茅錯地。決不污也。終
則蹈波如地。滅頂靡它。靈均秀夫。遇也。亢潛龍也。人情恤死。必
有以理障償。節咎之者。聖人捐書曰。斷斷不可矣。獨立之志直
塞兩間。自垂善生善死之統。繼由願者。伏艮震龍。德本无悶矣。
巽木兌毀。萬物凋落。陰包陽外。故取棺槨。願後懼以滅木。爲人
死于安樂也。京山曰。願養生過送死。吾亦曰。死以立生。顛乃知
決。聖人觀于兩過。以取水火危哉。微哉。天人之間。

智曰聖人大贊願與大過之時。正以觀過而用坎。繼離也。大過全體象坎。顛之而不變者也。先天不能不後天。此已過矣。況口實有情者耶。惟過乃以抹過而使之平。執平言平。安能平乎。故治教以小過爲經。生死以大過爲權。莊子以刀養生。此其所以慎獨也。雜卦後語更端。譽大過以繼訟焉。惟其顛而不變。斯能正養男女于漸。歸遇二濟而一決矣。可以尤大過者。過而无過者也。五十。天地生成之中終也。不自用其聰明。而寓之于著策。不自昵其易簡。而以險阻爲家常。豈非避于兩間立其大獨者哉。

坎
離

全書曰坎離乾坤之交既未坎離之交乾坤未交前坎離爲日月之體乾坤既交後坎離爲男女之用故以終上經而開下經之始左忠毅曰坎先天居西後天居北水外陰中陽乾根也離先天居東後天居南火外陽中陰坤根也取坎填離爲中剝復五行止是一水二火日月者先天之水水火者後天之日月李子思曰坎中實爲誠離中虛爲明離陰中含明爲日日陽而陰神也坎陽中受明爲月月陰而陽神也釋曰先坎先陽中耶乾坤後主坎爲誠明之性後離後陰中耶交泰後主離爲誠明

之教。隅通曰。以作息論。日之光照。功大于月。以生成論。水之滋育。功大于火。玄子曰。乾上坤下。定體也。如首上足下也。雜傳曰。離上坎下。南北奇偶。夜半日中。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心上而腎下也。郝解曰。頤大過。坎離。生死晝夜之象也。頤似離離中互大過。大過似坎。坎中互頤。流下則平。故坎五不盈。炎上則憂。故離五嗟若。坎初上凶。水外暗也。離初上吉。火外明也。陽歛則陰在外。陽開則陰在內。翕闢而已矣。淇澳曰。鯤鵬表坎離也。離騷。登天入水。亦表坎離也。徐巨源曰。北魚南鳥。卽是水火鵬運而鯤不運。用陽而不用陰也。鯤化鵬而不復者。變至陰爲純。

陽也。總是以坎填離耳。潛老夫曰：陰陽互體互用，而又自爲體用。遂自爲陰陽實，則全陰之一，卽全陽之一也。物物有水火，物物是坎離。如心火腎水，而水正是丙火心，乃丁火也。火乃陽性用陰，故炎上。水陰性藏陽，故潤下。此知陽無體成體爲陰，實陽凝也。故體用皆陽主也。世人但執可見者爲陽，此一端耳。虛舟言坎在上下經皆八卦，而他卦不得比。元成所云坎最用事而未濟火下終之以水。二十四氣首雨水七十二候終水澤腹堅。易尊坎之用中爲始終也。智曰：關尹子言水精無人，火神无我。道家以坎爲命，離爲性。故翬翬見識皆可分屬，而水膏翬翬，火

冥冥鬼坎離之中。各有坎離。生人之水精卽真火也。人用之性火卽理水也。冒論之爲无陰陽。皆陰陽實則體陽用陰。而體轉爲陰。用轉爲陽。直下止有一用。卽貫陰陽而交坎離矣。故聖人惟立明卽誠之教。而誠明雙泯其中。舍下學安有上達耶。是以二卦著常習繼明之象焉。



上下皆坎

余作委。鄭氏作林。升菴曰。灘磧相湊曰林。音子。魏子才以林卽委。按坎坑欠。同爲閉口。腭聲。旋韻適轉北方。鄧綺曰。習从二月加日。習訛爲羽耳。項平甫曰。重卦之序。坎先六子。故加習焉。趙曰。重嫡也。貴中也。野同錄曰。易以象數徵理。比爲二人。从初从朔。平在朔易。蓋月與日會。亦二也。五臟有二脈。玄武爲龜蛇。四時之帝。水爲玄冥。乃少昊二子。修熙也。楊雄以罔與冥配。坎乾象終貞以信兼智。可知一在二中。舍二无一。水其始徵乎。洪範合五行于水之位。三鍾三呂。統于黃鍾。而黃鍾應鍾。以二鍾

合于亥子。處處表法。聖人會心。豈得執近熟之詁而疑散殊引觸之神解哉。造化之大一。見端于北方之初一。元陽造陰陽而謂之命。元氣貫虛于實而生水。大心貫身而爲人心。真若一陽陷于二陰之中。危哉。誠哉。論語不言性而首言時習。易于二篇之中。著此習坎。蓋謂性在習中。舍習无性。猶一在二中。舍二无一也。專言學修不及之性。則所謂无性之性。无體之體。剔出而形容之耳。莫險于有形有身之世。處此憂患。惟有孚而心亨。行貴有尚。常習有事。以人事卽天道也。不習之習。在此習教事之中矣。

習坎

歸藏作學劉瓛作飲本或作培郭京加坎于習上

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朱子曰人心虛則生驚實則有主主則寧靜无入不自得此言坎中陽爲心亨二陰爲心病也正解曰坎陽也而陰配月何也陰不得陽不能爲水陽化陰爲水則浸淫不得出陰自不能舍陽如人精液聚而成形神氣凝而成知液形爲陰知氣爲陽知宰形形累知知欲離形脫然升舉而未能故曰坎陷也險自不平不信天下至洶湧不測莫如水以其能爲坎也然至平不失信亦莫如水以其能習坎也高下曲折宛轉便利深淺方圓各肖其形先後不爭得平則止天下習坎忘險孰有如水者乎操

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可不謂險乎心爲萬事萬物之本涉世如水行坎何非坑陷故教以困衡憂患之道如乾之易知而知險維其心亨何險不平意曰逝斯不舍混源盈科多取于水水天地相終始而不已者也各因其所流而習平其心有尚以亨孚有孚卽能亨行此卽兩坎相習之道道行于德望享于事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

虞作天巖

地險山川丘陵也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野同錄曰有志于道者能履初險而至于重險則難有世味情
欲之險又有學術意見之險有世間最下之險又有出世最上
之險有有心有事之險又有无心无事之險可見遠近无可避
之地智愚无自脫之人惟水能習之而孚耳夫坎者言水所行
之坑坎也故重以水呼之言水本不險也子瞻曰物之窒我者
有盡而是心无已則終必勝之不以力爭故杀外以心通故剛
中慈湖曰人心遇險而懼懼而甚則亂亂或失其信其心安能
亨故言習坎黃疏曰流者氣之生而不積者也故不盈土聚則
填木聚則鬱其體重不能自流水者天之初氣形而未形故與

居身理學全編卷之四
澹蕩之氣回流。訂曰：百折必行，行則出險，有功人勿謂處險爲不幸也。明其時用，且爲吾助。天地自然之險，王公因而設之，守國與維心，同一用也。曰：心能轉險，豈復爲險所轉？心因險

有險，因心有流，故不盈用，乃自信，故真擔當，卽真解脫。習而忘之，謂之無世可涉。何者？爲能涉爲所涉耶？古人設險以守其法，三百八十四爻，皆大險關也。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勿令無事，勞之乃安。在此水中，卽用此水，洗心藏密，所以洗心之險，卽洗世之險，卽洗設法之險，而常可以時洗時設矣。故曰：時習其所當，習卽習是忘，離習求忘，數類而設險耳。人而求免乎習，猶水求

免于濕也。是知時用之大學言時習不必言忘。是曰忘忘。

象曰水洊至。

京作臻。子一作薦。爾雅作洊。

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歐陽永叔曰。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此戒人之習惡而不知當習善而不倦也。宜曰水流行無間。常象盈科後進。習象重洊而至。源源而來。五常之德。日用有事。不則空言一心。無有科分徵驗。而行險鬪狠者。自雄其不懼矣。坎心亨。又爲心病。可无所尚而行乎。可無勞乎。可不列而之事乎。此學誨不倦。所以不舍晝夜而漸漬之也。正曰弦。鬼潮汐。子午重習。差而平之分。于卯酉。究于巳亥。故陰德者洊至之道也。德行有常。教事有經。

過化而天下信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變兌為節

解曰。陰居重坎之下。其坎最深。窞闕陷處。偶象也。始習生疎。故凶。宜曰。全卦初上為險。二三四五皆陷險中者。故初上為凶。皆曰失道。其行險以徼倖而陷阱。不知避者乎。正曰。君子信心而行。不以為名。懸溜之出山。東阨之赴海。磅礴相激。非其好也。德有常性。道无竒節。傳曰。既不好。不能為既。習坎入坎。非既而何。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輅曰。教事以平正告。初聞設險。逼人之竒。而遂狂冒深入。則

于瀑流之潭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變坤爲比
積屯

子瞻曰坎世可與同處患不可與同處安初上自挾其險外而中四爻相得不叛者以同患也郝解曰九二坎險求得如門人聞一貫私問曾子亦未了然六四似曾子九五似夫子導曰坎矣更有險人不能備然求小得亦救一半畫子曰求當作來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變坤比順求小得矣然與五敵應而不爲大援故未出中當險之時守中亦未爲得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

古文作檢且洗
九家枕作玷

入于坎窞勿用

變巽爲井
積既

訂曰二坎之間故稱坎坎上往亦坎下來亦坎震木橫內而艮止枕之象也下有二險且枕其上居陽位而奮出才不剛位不正亦終入于坎窞而已戒曰勿用欲別求出險之路也不則鮑焦申徒狄是徙井耳畫子曰險求速出是益險也无可柰何安之若命且以險爲然任其來之坎坎而我心无坎曰勿用者惕之潛也喜其變巽而得井通時用之道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智曰不得時用之道也而來之坎坎徒勞罔功勿安竟居蹇北于

卿自豈死人是以勿用爲大用者。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

陸績

終无咎

變兌爲困
積革

訂曰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樽拈簋副是也坎酒巽木巽木樽酒象震竹又主祭器巽象以此貳之。一奇二偶也爾雅缶蓋風俗通云瓦器節歌詩坎其擊缶離中虛而鼓缶此互變離也程子以貳斷句以象傳證也牖亦中虛象四以柔承五剛中陰難之世君臣交通故終无咎來矣鮮曰世故多艱无繁文也春飯不以爲簡雪夜可至臣家彼修邊幅之公孫宜其井底矣邊以爲圖屏通食之象美里納牖行此道也正解曰樽簋交際牖

取旁通坎水貨殖易藥相倚故二求得三且枕四酒食皆坎中象四甫出坎君臣相得誠以承樽禮以思終故有納約以學言之助我知十之領悟卽期于大成也。

象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

智曰以四五之際言湯曰樂食嘗于賤乃致于貴藥言致于上乃行于下變兌爲言困之徐徐必有委姚傾倒者矣險阻之時非剛柔交際其有濟乎白頭射教臣翻黃臺瓜詞得此道也。

五坎不盈抵既平

抵說文京舉作禮鄭玄云當作抵

无咎

變坤得節積解

朱子曰少一止是平而不滿抵者猶言適足也坎惡下流在上

之中。正體乾剛。變坤有常。互艮爲止。故水不溢出。適與坎平。道以平爲至。不盈則虛。老氏曰。上善若水。莊生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正解曰。滔天與安流。本一水。所爭平與未平。多聞與默識。本一心所爭。悟與未悟。而皆以不盈爲則。中未大者。處險之用也。文王孔子多難。既平而其心愈小。雖演易開成。萬世剛定垂法。來茲。豈中自大而爲此乎。皆兢兢業業。憂憤而作也。文王若盈。則不能與四友約。而興邦于多難。孔子若盈。則不能與七十子約。而明道于亂世。從心不踰矩。不盈祇既平而已。淇澳曰。坎二五。是一部易之樞紐。二有險。小心不忘本。爲習體。五不盈。大心

不居爲習成。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一一曰惟中故不自大。未大故不盈。以卦象言之。上六變則爲
渙。猶未渙也。互可自大乎。世固多舉頭天外之狂士。而未歸禮
樂之和平。流爲獨尊橫行詭厲信謹悍頑不顧平地荆棘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

子夏其作泥。劉瓛作示。姚信作寘。鄭玄作置。用。

三歲不得凶。

變異。

世 爲渙

一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變異長繩。獄垣負棘。司寇圍土。教罷
民能改者三年而復。坎伏離。又第三爻。三歲象險極窮。上伏入。

以終。此陰險大過。而能陷陽无忌者。故先王定左道奇袤之刑。儒者闡平正距放之教。繼以離明。使安五常。而習日用當行之事。設險守國。守此人心而已。坎上著獄離上出征。豈得已哉。易簡錄曰。坎上示人窒慾。離上勉人懲忿。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野同錄曰。陰獨踞上。而反以請智陷天下。非庸人也。祇為不學。心以講常習之道。故與初之兌毀者同。失而凶也。可悟險之時。用是為利器。必就教事與眾明之。然後使民各安咸恒之常。而寡過不犯法矣。是為洗心而吉。凶與民同患。

時論曰。卦各取德。不取象。惟坎取象。不取德。坎者地中之象也。水之德。宜取下。取潤。未嘗險也。惟遇坎而成險。坎未嘗陷也。惟積水而成陷。聖人知生憂患。故名習坎。小心翼翼。獨任中陽。非天一生後。而隨流在中。再索得剛。而時節乃中乎。圖生書故。一習如此。習者勞之。人貴用也。水不習于地。而習于坎者。入於出險皆習也。帝王心法。允執厥中。中者陽也。故心亨。貳爾心。兩陰也。故心病。六十四卦之心。見于復。獲于明夷。薰于艮。句于坎。時用大哉。汎濫滔天。有害无功。君子善于取尚。故以勞不盈。見乎行之功焉。江海舟航。而溪澗褰裳。險可行矣。望。

月潮汐應星。不失信矣。險者天地山陵之所共。而水未嘗專焉。王公所設法。无非心。心不亨者不知也。德行教事。吾道之至平。而无尺寸之險者也。卽世途之險。以習還其本心之平。誰肯信乎。忠信篤敬。蹈蠻貊之波濤也。下象入險。上象出焉。教之以小。得教之以不盈。所貴平耳。平惟未大能允其中。信此无咎。所尚大矣。剛柔交際。其知終乎。二五剛中。變得比。師之道。易習也。三。四惕躍于顛沛。一勿用。一无咎。求易習也。栢孝直之習圍城乎。謝良佐之蹈危堦乎。往來井井。亦坎坎也。井遷困。通習而常矣。酒食通于缶牖。以柔際剛。酌獻温克。節歌傾誠。旁通納約。終此。

耿耿其得心亨之委曲乎。初之習坎猶過四之棟撓。一爻任一
彖之事。水當節而不節。爲苦上之徽纆叢棘。習盜而常加憂。米
當渙而不渙。爲血兩爻失道。所謂心病者乎。不得已而治心。大
不得已而習險。習之中。有不習者在也。因有苛刻毒勦以推掃
者。因有偏主任便而云心本自治者。皆凶宵也。皆纆棘也。先明
善曰。古人觀水輒歎禹功。吾歎曰。滌源會同。既平之不盈也。神
哉禹也。生寄也。死歸也。不自滿假。其習險于龍乎。

智曰。生于憂患。不忘溝壑。宗一先生與先廷尉所以合習坎
之教也。教必有事。德行惟常。莫險于鄉國之陷阱。莫險于人

情之沃激莫險于學術之輕盜。莫險于文字之風波。誰非窺
乎。誰非棘乎。安則自出。定則知歸。中則自平。惟有忠信蹈之
而已。孔子曰。蹈水之道。无私。此邵子所以實至理之言也。

三三 上下皆離

全作炎精。蘊曰火于五行獨以神明。萬物用之則爲炁氣。是故
炎克而炁和。潛虛以內火爲熒。外火爲焱。合內外曰燁。俗作離。
離乃山獸。佳乃短尾鳥。相見飛走。說文離倉庚也。借爲離別。附
麗二義。來母半喉舌。與兩。兩之聲相轉。南方蕤賓附林鍾者也。
集解曰坎中之音。卽天一之真陽。離中之偶。卽陽洩之虛陰。陽
施則陰闢。陽見則陰藏。故畜離必以坎習。坎必以離氣始化。濕
濕烝成煖。水資始。火資生。水化氣而凝精。火化形而藏神。火者
兩化也。其先天地者。所以爲水火者也。音離成偶。偶麗成離。生

滅无體。緣无自性。空中有火。虛乃生明。故火一星。離爲千炬。遇物皆焚。人一心。離爲萬應。隨感皆通。虛能離也。又謂之麗者。古作爾。加鹿。鹿旅行善麗也。離者兩之分。麗者兩之合。火息于空。光丽于薪。神潜于寂。知寓于物。離薪爲火者。妖火也。不可以烹。離物爲明者。邪慧也。不可以知。故曰致知在格物。易貫寂感。明物察倫。聖人所以先覺也。離而不能麗。飛揚燥擾。恒人所以昏迷也。竟鬼南北。日夜誠明。互藏交輪。乾坤之中氣。才三用二之。幾不極深者。烏可語此。

離古一作利貞吉畜牝牛吉

野同錄曰。六十四皆離。兩而麗之。可知天地間皆以用爲體。皆卽物爲畜者也。故離終上經而開下經。用主分別。必明邪正。故利貞。乃亨。不言元者。分別卽渾淪。知畜卽貞元矣。遯曰。文王以坤配乾。曰牝馬。以離配坎。曰牝牛。順靜以動。莫如牝牛。坎化離。神發于外。勿使熱中。焚和。故以此象之。坎命離性。玄牝牧牛之說。皆本此表法也。潛老夫曰。上經首貞悔。收以畜禮。末貞悔。明剝復之消息。而大畜其无妄。明頤大過之生死。而以坎畜離。初復著復象焉。此畜離者。合畜禮畜養。而大明終始以相繼者也。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說文王肅作地

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

古本作明以麗乎中正故是以亨重明以麗乎正乃利貞

畜乾牛吉也

野同錄曰太虛之體莫非明也不麗形氣則明无所發越火麗物而後見人生水精火神合氣成有而散則泯无道用不可以有无言而想而本一也但訓離而者言合即藏分矣。益藏分即是以合之旨矣。觀之天地何物不然。皆以不睹聞而睹聞。即睹聞以泯不睹聞者也。人者天地之心。目能視耳能聽。謂之莫非明焉。可也。然不能不用。用于正則明物察倫好學濟世。用于不正則詭詐奸妄害政亂俗。故習坎以教事而明。繼明以麗正爲本。

然好善惡惡正矣。而以便己。徇情移其好惡。則未爲正也。反視收聽正矣。而廢事物以假混沌。則凌蔑帝王以驕言性命。更不正矣。故明于內。而不明于外。明于總。而不明于別。明于無內。無外之一。而不明內內外外之二。卽一。明于不用。制用卽不用矣。而不明于用。卽不用之不可以訓。皆非重明也。非苛刻名法。而不知張弛。則沈洋執一。而恃于日用。何能化成天下乎。故知剛必用柔。柔乃養剛。先天之坤統三剛。卽後天之坎合三剛爲體。先天之乾統三柔。卽後天之離合三柔爲用。理水以膏。性火比智用于南禮。則柔而乎中正之亨道也。此剛柔陶鎔後之柔。

也。飛潛相合而見龍正中。黃裳在中而通理正位。則內卦黃離。外卦咸嗟。何謂非亨道耶。坎實離虛。養之于无實无虛。卽實卽虛之中。浩天露地。水草隨分。優游禮運之田。是善畜牝牛吉也。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仲翔曰。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作成也。故明兩作離。子瞻曰。火得所附。則一炬可傳千萬。明得所寄。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郝解曰。君身日新。又新麗也。繼體以賢象賢。亦麗也。呂東川曰。天縱之聖。亦藉學問。日月有常。不窳庭燎。經筵日講。所以善繼啓沃。文明一德者也。潛老夫曰。无

兩不成易。易者日月也。日上月下爲易。首左月右爲明。羲皇結
繩之治。首取諸離。帝出南面而聽。獨取諸離。蓋畜以爲用。顯仁
卽藏。用兩所以繼也。陰符曰。機在目。子人兩目。卽寓兩耳。回光
返照。虛受無窮。言作卽寓息。卽寓無息。二曜卽成歲朔。三光卽
藏燈火。明貫明晦。照用同時。舉在此矣。繼从五絲而分別。以續
之用。二交網而貫五爲一之象也。中統四方。卽統四隅。卽方隅
而爲中。照始著四方焉。照卽泯中邊矣。離微鄰虛。無不徹上徹
下矣。六十四卦。惟離稱大人。與乾二五相應。聰明睿知。照臨時
出。至人之體。高人之奇。達人之才。賢人之法。凡人之分。皆畜之

矣。此所以憐覆代錯宰天地之政府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變艮
為旅

在下為履。日出民興事起。故交錯然也。平旦即夜氣。坤敬即乾惕。通朝夕者。敢不敬乎。五行火為禮。禮主敬。淇澳曰。人知離為心。初指一敬。方知所以為心。方知君子所以求中處初之履錯。所以養未發也。正解曰。突焚者以炎上也。初敬即韜光矣。遯曰。重離二象。曰。日。日。火。日。日。之用。下。燭。下。卦。取。之。火。之。用。上。炎。上。卦。取。之。早。歲。敬。履。闇。不。日。亡。晚。歲。傷。游。歌。又。何。憾。二。則。德。崇。業。廣。天。下。共。仰。之。時。

宗曰履錯之義以群咎也

正曰武王至黃陵。堯曠解而自結之。周公親執贄而見。七十二人。可以旅處者幾乎。智曰緩步以當車乎。絕塵而睽後乎。皆无所避。敬以直內。卽藏其方外矣。曰辟咎者。以身明範爲世惕也。畜卽是敬。不該歌嗟。此乃起死回生。錯然珍重。

六二黃離元吉

變乾爲大有積善

淇澳曰離之中虛。卽坎之中實也。坎曰未出中。未濟坎遇離亦云。可見坎之中至離而出。故二直曰得中道也。意曰黃道周天。是大表法。黃中通理。正載時乘。文足以經天下。而稱其質。明足

以鑑天下。而養于虛。二所畜者。緝熙宥密矣。虛无象。不礙萬象發揮。通晝夜者。必以日輪當午。為正位之象焉。奉三无私。中心无為。离之大有。是當其无有有用也。太玄曰。黄心在腹。白骨生肉。其造福之原乎。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曰皆中也。水流下。故五既平。火炎上。故二元吉。坎以上出。為功。離以內明為貴。不特坎五離二當位也。

九三日昃之離

說文作日。離釋文作吳。

不鼓缶而歌

鄭作擊缶

則大耋之嗟

京作大耋

蜀才 凶

古文及鄭辭无凶字。作啞。變震為啞。積未。

是過中象。缶燒土爲之。以節樂。坤在火中之象。八音以琴瑟位。離以缶。項位坤。以鼓位坎。故奏皆曰鼓。雅歌則絃歌。朴野則缶歌。火聲故爲歌。嗟之象。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至三而昃。偷樂暗傷。八十曰耄。卦晝音偶共八也。悲樂相因。恒人之常。聖人朝聞夕可。不知老之將至。而陶情絲竹。嘆老嗟悲。又何及哉。子雲言莊生憤言生死。其畏死之心甚乎。歐陽讀李翱文曰。使當時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憂河北之心。唐豈亂哉。在位而不肯憂。又禁他人使不得憂。可歎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曰憂死情也憂之无益人生原不可久知其可久者而悲
樂原自隨時世儒定責人以无悲樂之情乃爲聞道豈其然乎
嵇阮非不嗒然遂爾頽放不羈以爲亂世避禍之術終何可免
免亦何可久况後世絕无知嵇阮之所以歌嗟者而又效之耶
君子知生卽知死依然繼明履敬爲其所當爲而已終不以放
達爲知命傳燦曰梁商上巳宴洛水歌鼙露周舉以爲哀樂失
時袁山松道上行殞卒于滬瀆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變民爲貴
積蒙

外離之始日已暮而復出故爲突如其來如下乘九三重剛

烈焰之上。故爲焚死。棄如。巽三四剛居陰內。與坎初上柔居剛外者同。凶。丙景外景之分也。火乘風突。水巽火焚。艮生而兌反之。故死焚成灰而棄于山下。此不得火之明。而獨受火之烈者也。益歎初辟咎之雨矣。來矣。鮮曰。暴秦似之。古占法載。隋煬江都筮此文。乃以離宮爲寺。名曰山火。在揚州灣頭。張華不聽其子。王思遠勸王晏。皆此類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曰。三爻不敢反。五尊不敢犯。上下皆无所容矣。心本明覺。人皆有之。一念靜正。則斂輝蓄用。爲初九之履敬。一念躁動。則

膏火焚和。爲三四之猖狂。蓋火能降則濟。好上則凶。知白守黑。十法成乘。无非本于易中設方便耳。淇澳曰。四以不恤利害爲用。明本返初以儆惕爲明本。如是方爲重明。畫子曰。突來者燥。妄心不化。焚死棄者。斷滅相不忘。非世不能容。四還是四不能容世也。許身爐冶。何擇其火。水下缶上。火上缶下。坎離相反處。卽其交處耳。智曰。儻忽如風。本大火聚。窮則必變。卽用此以當機。

六五出涕沱若

古一作沱若。荀作沱若。古作涕當是若。

戚嗟若

于夏戚作戚。集韻作低。荀嗟作差。

吉

變乾爲同

積渙

仲虎曰九三之嗟以死生爲憂者也六五之嗟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故吉易簡錄曰善養心者必以真水制火水卽沱若之涕是訂曰肖坎水爲沱象離目出涕象幼清曰繼明嗣位不以位爲樂居諒闇而百官聽冢宰之象也筮曰明主洞燭民隱惻然痼瘼乃身正曰聖人有事而致嗟者刑也兵也火交于金液出而悲兩兵相交哀者必勝湯禹見罪人下車泣之保衡曰弗俾厥后惟堯舜愧若撻市一夫不獲時予之筮古之致其悲戚如此。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鄭作麗王公

曰五離王公之位。自當憂王公之憂。况近四同體。世難之所爲突而來者。原自不測如火乎。五王與上公相麗。勞也。理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玄子匪作非

无咎

變震爲豐世

慈湖曰。此甲冑戈兵之象。備離明之變也。洪範八政。師居其末。離上居卦極。不得已而用之。郝解曰。司馬爲夏官。九來居五。爲有嘉折首。歸功于君也。九四死。六五戚。九三之禍。離王公可弗討乎。上九以師保元老。上與九三敵。應王用之出征。獲匪其醜。獲三也。三非五上同體。故非其類。以明四之爲類也。訂曰。王嘉上九之丕續出征。而折取魁首。皆從罔治。故曰獲匪其醜。此爲

正解劉向引此可證也。淇澳曰：人生難破者，生死也。三歌而不
嗟，明于一身。世道所最不可棄者，邪正也。上出征，折首是明于
天下。乾大明終始，无非保任坎中一陽。至離九乃明徹耳。合坎
離以見心體與盡心處。危微其坎乎？精一允中其離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楊誠齋曰：此成王閔予小子，卒平三監而吉也。京山曰：周公无
殺管叔之事，以壁書蔡仲之命，誤也。公爲宰，管叔監武庚。武庚
與奄徐挾管叔叛，而流言毀公。公避之東。王與太公召公謀，獲
管叔，誅之。公自作鴟鴞詩，貽王。及風雷之變，王啓金縢，乃悟而

泣迎公歸。公乃討武庚。滅其黨。奄徐五十國。以離象言之。上東
征也。五成王也。四管叔也。三武庚也。二微子。葷初箕子。葷觀棠
棣之詩。與此卦爻蓋有慟焉。野同錄曰。征正也。正天下之不正
而後安享其各正矣。坎離以上爻持世。而主兵刑。既未之征伐
其坎離之交乎。皆陰陽。皆坎離。皆生克也。蒙需師。忝同人。謙豫
復離。晉明夷。解益。夬萃。既未。取兵象。噬嗑賁。豐旅。中孚。取獄象。
皆以設險用明。致衆制剛。取之。然不出克以爲生。謂六十四卦
皆生克之兵刑可也。道心在人心。中不。是死人也。用則必分
邪正。必尚正以治邪。聖人當午乘權。明其時宜。中節各安生理。

卽是兩忘張弛用中。卽是絕待。豈得雄已甚之黑愚。偏充類而廢法。遂使尊知火馳。滅理闢狠。浪任歌嗟。突棄正教耶。故定坎離維心善世之表法。必言明兩之貞。一不許匿于壞兩之混。一則時習之學。幸甚。幾希之存。幸甚。

時論曰。邵子以縱橫舉先後。蓋曰體用之間有變存焉。本无體用而體在川中。冬用于夏。而歲无冬。夏習坎。繼明北入南之大用也。既濟而未南而北之大用也。惟明乃濟。離居正午。繼之變化大矣哉。坎離先橫後縱。繼乾坤以立極。當日月之交。進而離嚮明南治。天火同歸。故終上經焉。彖言臣道。象本君道。實則君

臣道合也。離內外十六卦。取火象十二。取電象二。此取繼明者。尊日而統月也。天明則日月不明。而必用日月者。爲其麗乃可用也。柔麗中正。豈獨本卦黃離乎。言誠明者。知代明之於穆不已乎。兩作已合剛柔。重明卽藏暗天。人知乾明終始。卽坤通黃中乎。但知黃爲中色。土位黃中。抑觀懸象而知黃中之表法乎。二陸當復姤。二分當震兌而黃道貫之。月九行于黃內外。是非自然之黃離象乎。內卦初日出。一日中。三日晷。外卦爲對日暗虛。而中四爻有坎象。爲月。互巽爲辛。月旁死鬼。互兌爲庚。月哉生明。二四之間。赤道交焉。觀兩作之表法。而繼照四方之道可。

知也。日月大矣。猶有交。饒脩德省刑。能无戚嗟。史遷所云。發見有大運。而與政事俯仰。近大人之符者也。上九繼明。吳文明之始。敬授人時。爲大。盛明之敝。出征折首。爲功。意曰。初敬則明常存。不致倉皇失履于始。上斷則明常用。不致因循釀亂于終。化成之本。二五中正。美二麗初。則天祐積中。敬用五事。以荅天者也。五麗上。則大師克相遇。敬勝則吉。以憂人者也。坎用缶而約。離鼓缶而歌。惟敬乃可久也。俾晝作夜。噬毒其能久乎。坎來之險。枕離來如死棄。惟敬乃可容也。具禍以燼。致飾何所容乎。明明其在初矣。履若錯然。得无旅進旅退耶。履端朝徹。懼以終始。

所貴貞明辟咎。非避事也。太人以敬用明。得中善繼。生死哀樂。電逝雲遊。正邦立法。以四方爲喜怒。兵刑歸于禮樂。日月光華。其戚其嘉。豈爲一已哉。昔嘗歎文以讓始。武終用征矣。嗟乎。卑服之敬止也。丹書之敬義也。皆大人之以畜牝爲繼照者也。時也。

智曰上經之終。上下之中也。全易皆天道人事。而此又天道人事之交幾也。乾明終始。貴重明以繼之。所教非所事。常習不愈亂乎。故常變統性習而貫明晦者。必以明爲正也。易表日月。日月麗天。天在明中。繼照四方。而中可知矣。无非表法。

故卽世事教世事。以繼其世。卽心行教心行。以繼其心。尊日月而治水火。因鬼鬼而正性命。繼善貞一之道也。以北水洗南火。以立命盡其性。禮樂以嘉鬼鬼。盈虛以通日月。何非繼乎。何非畜乎。初以履教折頰。預之首。而上以王用正四照之邦。生死電光。可以鼓日身之缶。疾燄焚如。亦可出人間之涕。黃離中土。享其天經。午會文章。皆牧牛之歌也。柝薪傳火。安穀草之分也。斯夫人所以執兩用中。善乾坤之濟。而性哉恒之情乎哉。端冢叶洽。日在牽牛。浮山之孤。呂焯謹

周易時論合編卷之四終